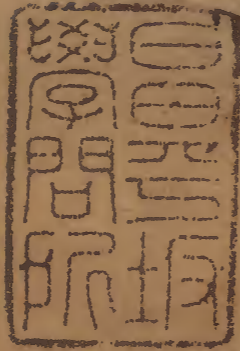


# 兵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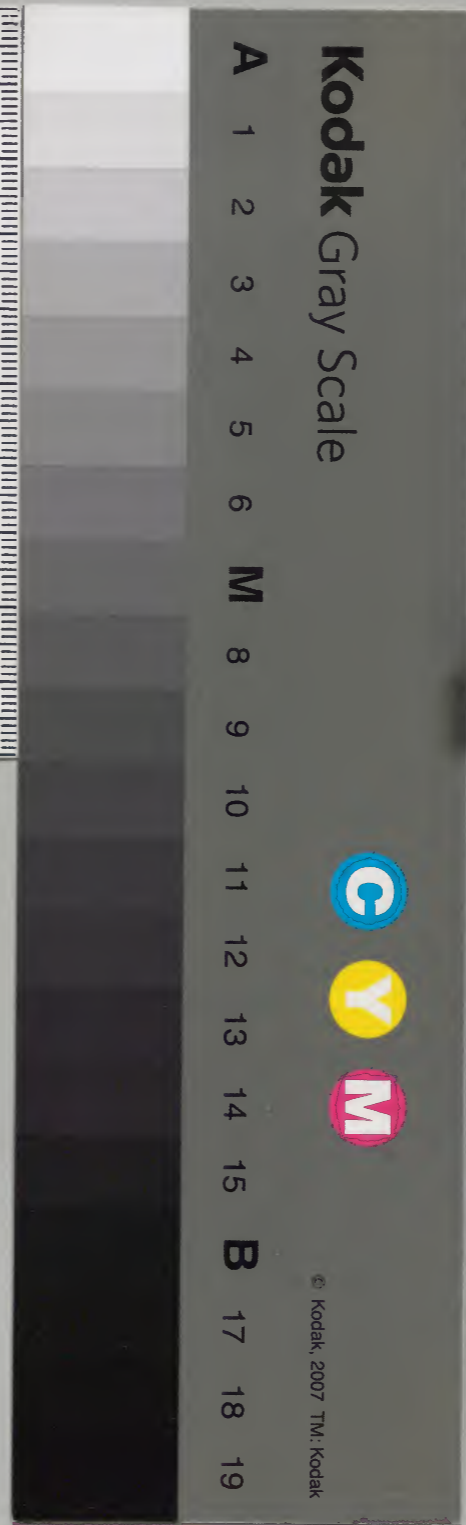
終十九之二十



|   |    |     |     |
|---|----|-----|-----|
|   |    | 九五二 | 漢書門 |
|   | 七一 |     |     |
|   | 一一 |     |     |
| 八 |    |     |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庫文閣内 |     |   |   |
| 五九   | 九五二 | 漢 |   |
| 函    |     | 書 |   |
| 三三   | 八二  |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9552    |     |
| 冊數   |   | 8 ( 8 ) |     |
| 函號   |   | 299     | 253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兵鏡卷之十九

淺草文庫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同族吳德弘克任父校正

今夫藁目扼腕而談者。當無踰於東事矣。東事一日未靖。則

朝廷左顧之憂。一日未紓。主憂臣勞。此忠義所為。日夜兢兢。而未遑寢處者也。願由陸而言。則在在有金



湯之固。藩籬之限矣。而汪洋瀚灝之區。亦夷虜之捷徑也。邇者守旅順。守天津。守通州。守山海。樹四重臣於四衝。而以一經略統攝之。非不稱善矣。然守非四塞之固。不謂之守。則大海之防。烏可不亟亟也。若猶似往者旁觀衆而指點多。使當局莫知所歸。抑未鑒夫議論未定。我已渡河之轍乎。



萬里海防圖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安國界

本日

島五

薩摩州

大琉球

倭寇至直折山東樞路

對馬島

沿海從南而北自廣至遼  
紆縈八千五百餘程徑直  
七千二百餘里自安南至  
朝鮮萬二千餘里界

兵境



京師

萬里海防 屬地理

廣東要害論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刺。諸番。中路東莞等畧。水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潮。與福建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故初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於中路。亦莫便於東路。其次則南頭等處。又其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亦當因之。故舊例戰船。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柘林爲尤

甚。蓋柘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猝達。寇若乘虛而入。柘林危矣。無柘林。是無水寨也。官兵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互爲聲援。庶保無虞焉耳。嘗聞南洋灣鄉夫。在於東路。屢勝真倭。烏艚船子弟兵。昔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也。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閒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椎牛醞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雖然猶未也。沿海港口。賊舟何處不可衝入。斷賊入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交通。餽之酒米。餽之

兵錄 卷之十九 五  
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海防者不可以不知。

### 瓊管論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岐熟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群峒之中。定安尤險。郡邑封疆。反四面而環列。占城暹羅諸番。西南外峙。東北又與閩浙諸洋相通。稍或撤備。則門庭皆掠敵矣。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南徼之要害也。

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南海衛。統內千戶所五。外守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烽堠瞭戍。指揮部軍。統轄之名曰備倭巡捕。巡司散布分列。海寇望幟而知有備。然黎防之制。瓊澄臨樂文定諸地。舊置營戍。事久廢弛。元有烟鑑。不可不戒也。近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諸崖。駐設叅將。事雖大定。而險終在黎。未爲吾有。議者欲於羅活峒。據以重兵。遲以歲月。置官兵鎮之。其陵水要區之隣於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斷其往來。窺伏更於黎衆民稀。如感恩者。繕城郭甲兵以衛之。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

廣福通番當禁論

倭奴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財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向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陲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

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

桅。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裝載番貨乎。有之。卽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瀕海道嚴行設法。如某賽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束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福洋要害論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灣



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於外浯嶼。外浯嶼乃五灣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料羅烏沙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圍頭峻上。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趨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遜者。况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福洋五寨會哨論

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

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小  
埕水寨。設於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  
菱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  
哨者有三。南日水寨。設於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  
轄冲心莆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哨則近  
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浯嶼水  
寨。設於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  
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銅山水寨。設  
於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旗  
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者其哨有二。山南而哨北。則

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  
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哨南。則烽火  
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  
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  
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於此。

### 福寧州論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  
福漳是也。寇閩要衝。晉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冲。心  
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  
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大地情勢。自西

北而東南。至於福建盡之矣。而福寧尤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之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中左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軍守之。秦嶼羅浮官井洋胥屬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下。必復舊而後可。

廣福浙兵船當會哨論

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

而危。陳緝捕之謀。能不有賴於相須乎。愚考入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而下。達於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向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遜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踪。有難於卒殄。北夷船與草撇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

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浙江四叅六總分哨論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册子金塘大榭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澣山洋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海防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洋山馬蹟灘澣衢山等處。交於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鯨之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搜。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

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駐劄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相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爲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於七里嶼。觀海洋而叅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於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爲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洋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構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倏

忽。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去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於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僂力用命。以遏海寇於方來。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 舟山論

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區畫周密。獨於舟山似有未妥者。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瀆寨。皆浙東

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衝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憇。然孤懸外海。曠野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烏沙門之類。而後得覘我兵虛實。以爲進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爲里者四。爲畧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衆。不待取給於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爲可巢者。往年破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兵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寨。然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舟無處不可登泊。設乘昏霧之間。假風潮之順。襲至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禦之乎。愚以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修復其舊制。而後可。

浙直福兵船會哨論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輔車相依之勢。故初制責浙江巡撫。總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自分彼此。畫地有限。責任相聯。此

廟謨之所以爲善。而海防之所以爲固也。愚考海中  
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於  
閣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也。必由  
下八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乎蘇松。如遇  
正東風也。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常鎮。  
如遇正北風也。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乎溫台。  
三途窺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揆遊兵把總。領哨千  
百戶等船。往來會哨。其在浙江也。南則沈家門兵船。  
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相會。北則馬墓  
兵船。哨至蘇州之洋山。而與竹箔沙兵船相會。其在

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洋山。而與浙江之馬  
墓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哨至茶山。而與江北  
之兵船相會。諸哨絡繹。連如長蛇。群力合併。齊如扛  
鼎。南北夾擊。彼此不容。豈惟逐寇舶於一時。殆將靖  
寇患於無窮矣。

### 蘇州水陸守禦論

蘇州爲畿輔望郡。濱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  
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逕道。往因不能禦  
之於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殘。其  
禍慘矣。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

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窟者。各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浙直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兵之統領。又於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之領袖。又於其中添置游兵把總二員。分駐竹滄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

外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旣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土著之兵。可調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願民間私船。反堅久而省費。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

### 江北設險方略論

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賊舟出沒。三面隄防爲難。

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兵府。雖職司轉漕。實示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愚



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蓼角嘴。以抵姚家蕩。綿延三四  
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爲要害。要害  
之地。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裡河鎮也。餘東餘西  
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聞港也。廟灣。劉庄  
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至近。逼近揚  
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聞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  
廟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  
人。一駐新港。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陸路遊擊一  
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  
可以捍衛揚州矣。

### 江淮要害論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常鎮淮揚。  
當江河入海之際。雖極大鱸艦。皆可乘潮而入。近歲  
倭寇佯言分劫。其心之狡。實欲自長江以趨留都。自  
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堅  
也。必水陸常會哨互援。蒼福諸船順流以遏賊鋒。或  
出賊後。賊若登岸。則以團練之兵禦之。此常勝之形  
也。四郡無患。則中原留都。可以高枕而臥矣。

### 山東預備論

倭寇之作。嶺嶠以北。達於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

不之及者。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於鞍馬。而不便於舟楫。無過番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焉耳。然邇年青齊之兵。多爲所據。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勾引者乎。愚觀山東諸郡。民性強悍。樂於戰鬪。後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難於隄備。

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勵。庶幾其無患乎。雖然。倭船至所。而後禦之。亦未矣。

孰若立水寨。置巡船。制寇於海洋。山沙策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夫人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必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將來廟堂。或修海運。以備不虞之變。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

遼東軍餉論

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爲沙漠。花當吉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爲滄濱。其餘氣爲朝鮮。

國朝設瀋陽遼陽三萬錢嶺四衛。統於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於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烽堠星列。營寨碁布。東北籓籬。可謂固矣。洪武間。倭寇嘗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東之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餘年。邊備如故。獨萬曆二十年。倭破朝鮮。覬覦遼左天津。所謀更逆。今數年尚屯兵駐拒。

釜山西生浦未歸。朝廷下明詔勅諭戒防。但所虞者。以地方千有餘里。衛所軍旅。凡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除新募應援兵不計。區區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

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邊卒輒呌呶待哺。甚至凶荒。士卒相食。萬一難守。密邇

畿輔。倭寇之日。兼以虜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強。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強。兵強則守固矣。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其不多。愚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之幕帥而已也。

日本考略

殷都

日本古倭奴國。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爲國邑。其地東南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陸畧居東爲尾。山城居中。其國君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漢時來朝者三十餘國。歷東漢魏晉宋隋皆入貢。唐咸亨初。更號日本。

國初洪武四年。遣使臣朝貢。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受本

朝冊封。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國初十年一貢。由浙寧波達於

京師。其人兇狡無信。洪武中數爲邊患。沿海設備倭以待之。嘉靖初。自宋素卿之亂。始絕貢路矣。三十二年。挾忿深入畿甸。所過劫焚。雖費

朝廷百萬殲削之。然亦無大志也。萬曆二十年。關白以華人篡奪山城君。吞併海外六十六島。大舉入寇。攻破朝鮮。擄王子陪臣留兵屯駐釜山。山西生浦。詭辭以要

中朝封貢。其實寓窺伺遼左天津之意焉。幸賴

天子聖明。勅諭禁託萬里海防。一戒謹備。今考其入寇之路。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畧壁。

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安得而主之哉。今欲禦倭。當

兵錄 卷之十九 二十  
取法於梅林公。星布水戰。截其往來。多延智士。問其所親。時出哨洋。撓其登岸。厚賞將士。鼓其敢勇。倭縱狡悍。必不能持久。畧中以自老師。其成擒必矣。

江防叙

天下二大防。江與海是也。顧海乃倭穴。地介要荒。彼縱有異志。而茫茫望洋。風濤匪測。禦之之法。祇於閩浙揚青四益口。整我甲冑。我昼靈。而寇可無虞也。蓋藉海以爲之蔽也。江乃賊巢。地隸侯甸。蓄異志者。揚帆鼓楫。不分晝夜。廬澤構黨。不畏憲繩。雖上蘄黃中貴池下

留都。再下白狼。莫不設監司幕府。而賊未聞寢息。何也。江東自古興王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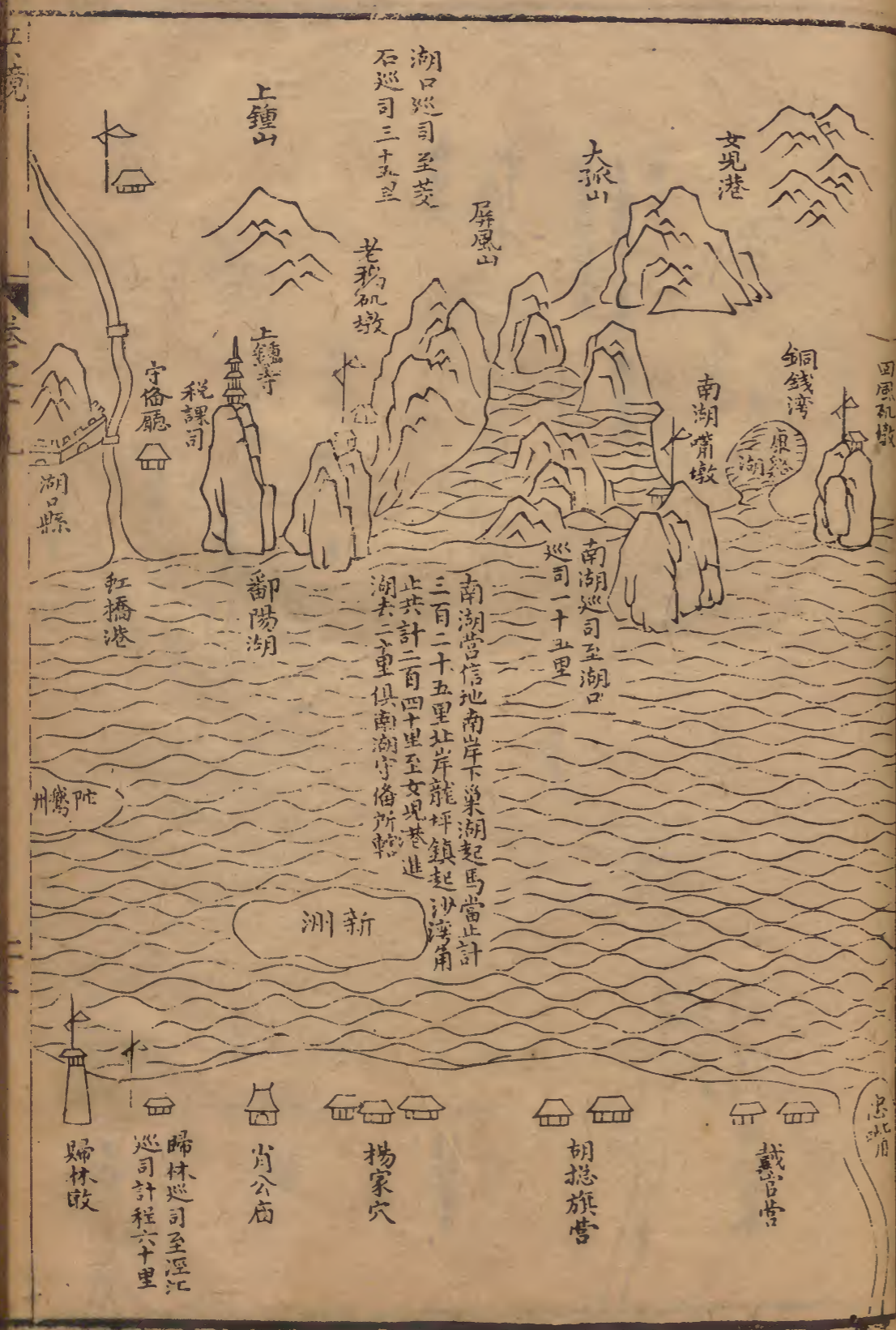
宮闕在望。易令垂涎。且勢與幽燕相表裡。頃者醜奴

煽毒相人之慮注射

二京孰知夫驚幽燕者醜奴而驚江東者正不必醜  
奴也誠如是也則防江防海其輕重緩急較然當事  
者何以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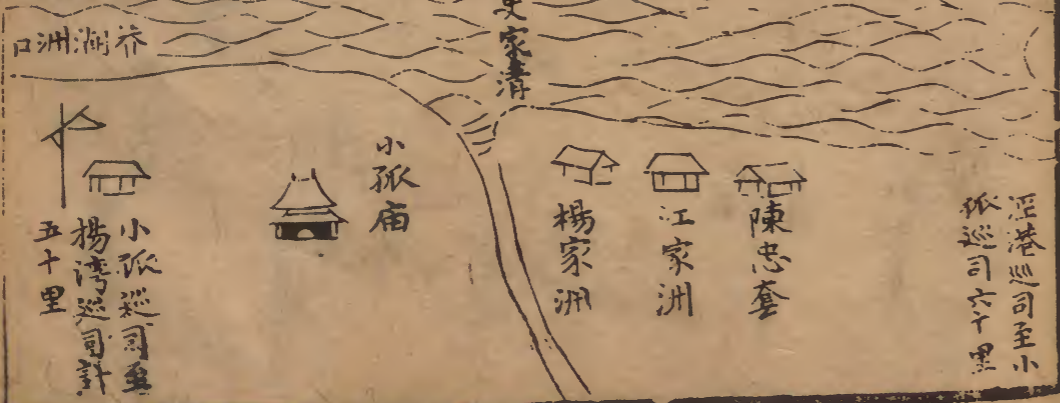
此上通湖廣等處







小孤山江面險要乃盜賊出沒之所毛湖洲沙灣與寺庵卷之甚多賊多性乘其地今令南湖安慶二衛相兼管轄或有營五官軍併力追剿是以各營分界不同也



巡港巡司至小孤巡司六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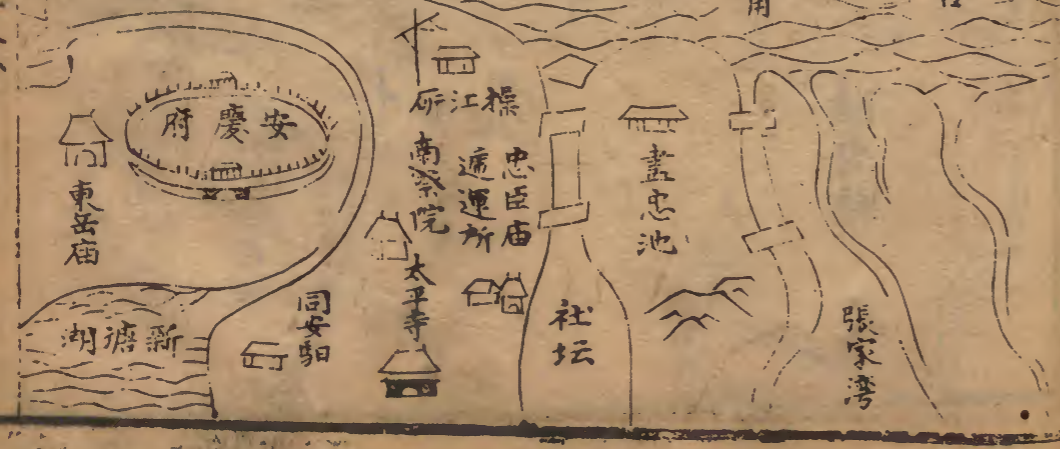


此毛湖洲至花洋鎮沙灣  
角一帶洲渚縱橫夾江甚多  
乃盜賊出沒之所今派利字  
哨官兵船并安慶兵船防守



安慶管信地南岸上自馬當起至池口計二百九十里北岸自吳家灣起老洲頭止計三百六十里俱屬安慶管轄

觀音港舊有巡司今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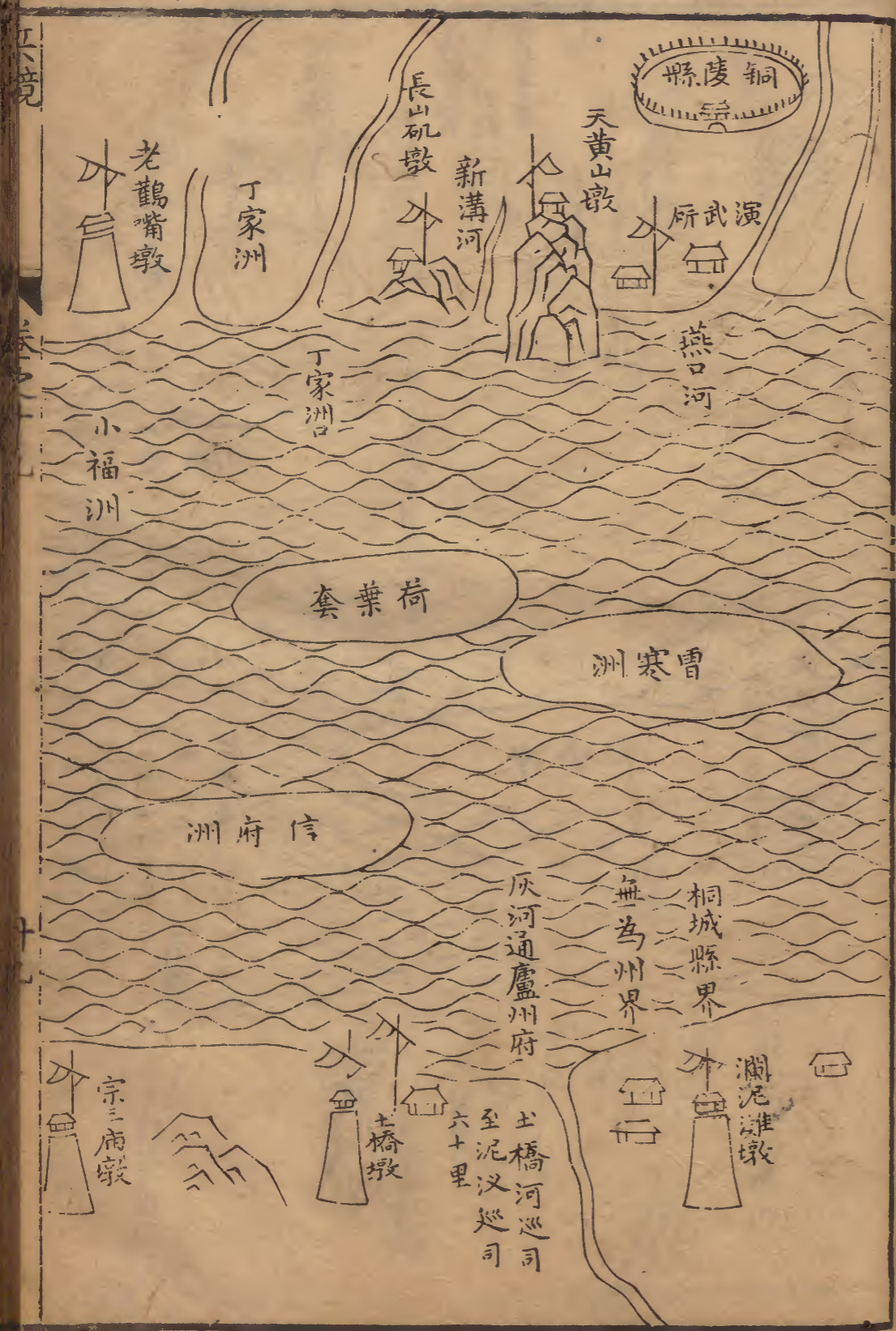
縣流東屬 洲花蓮 縣江望屬

洲寧永 洲定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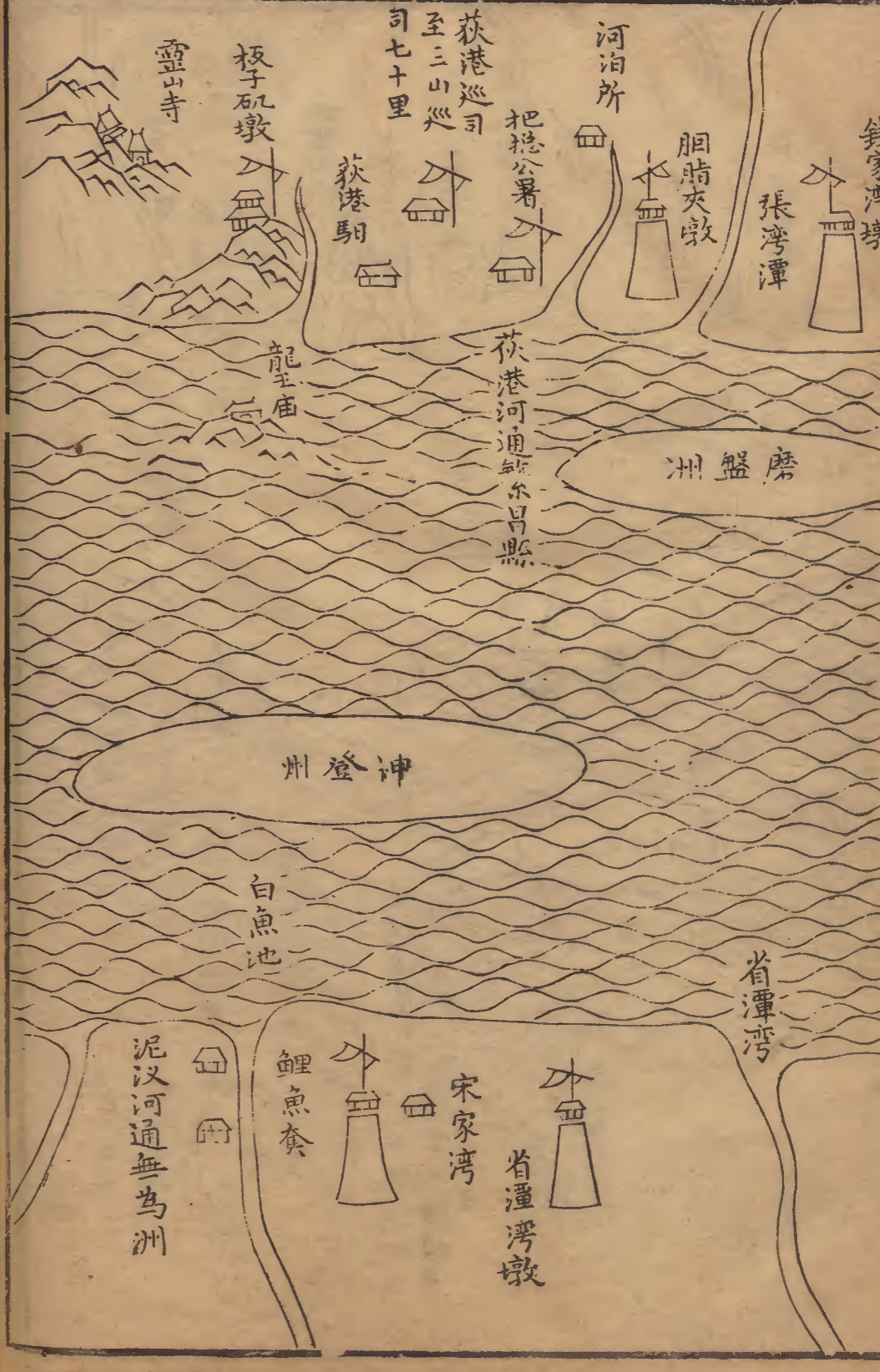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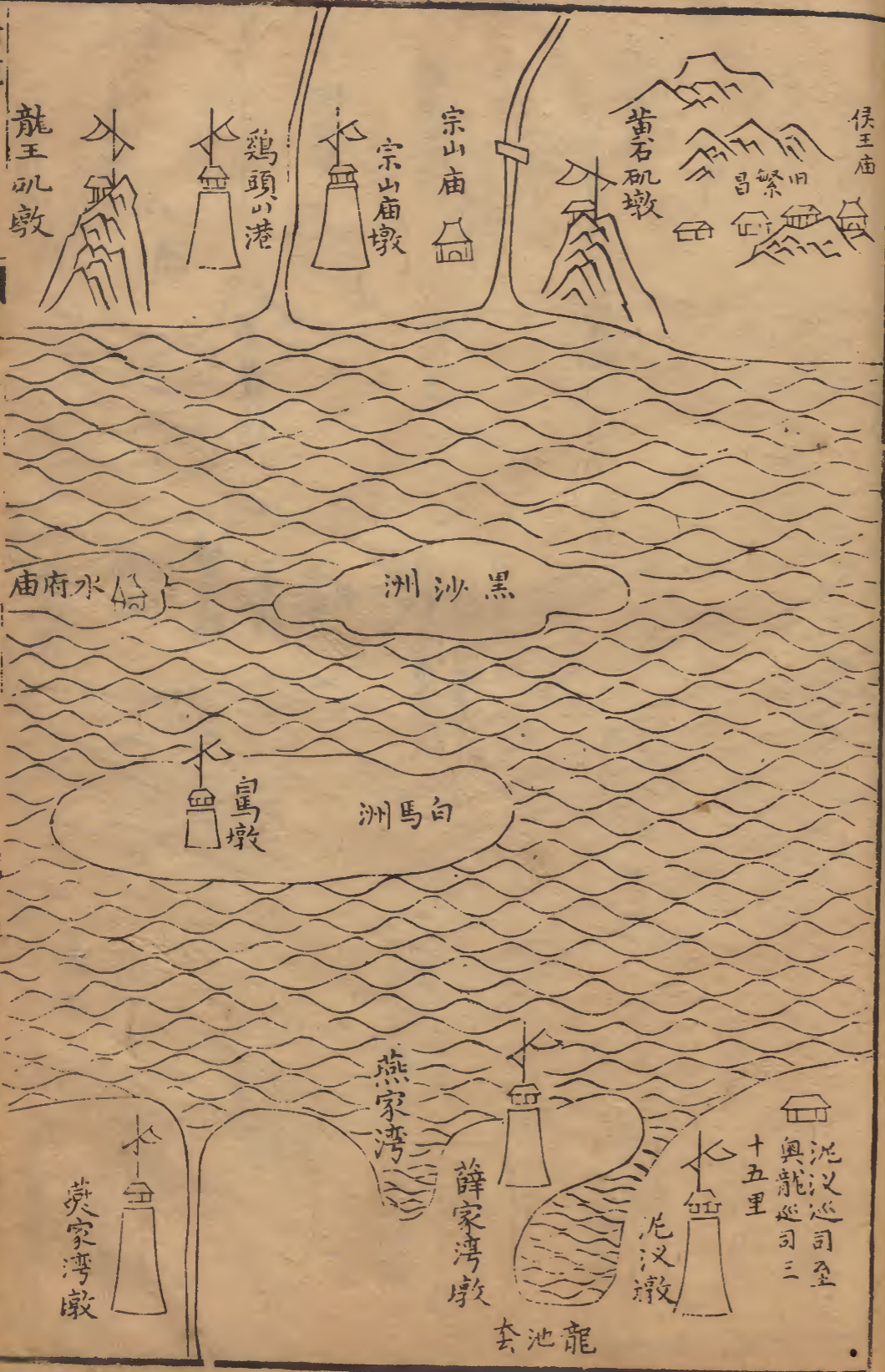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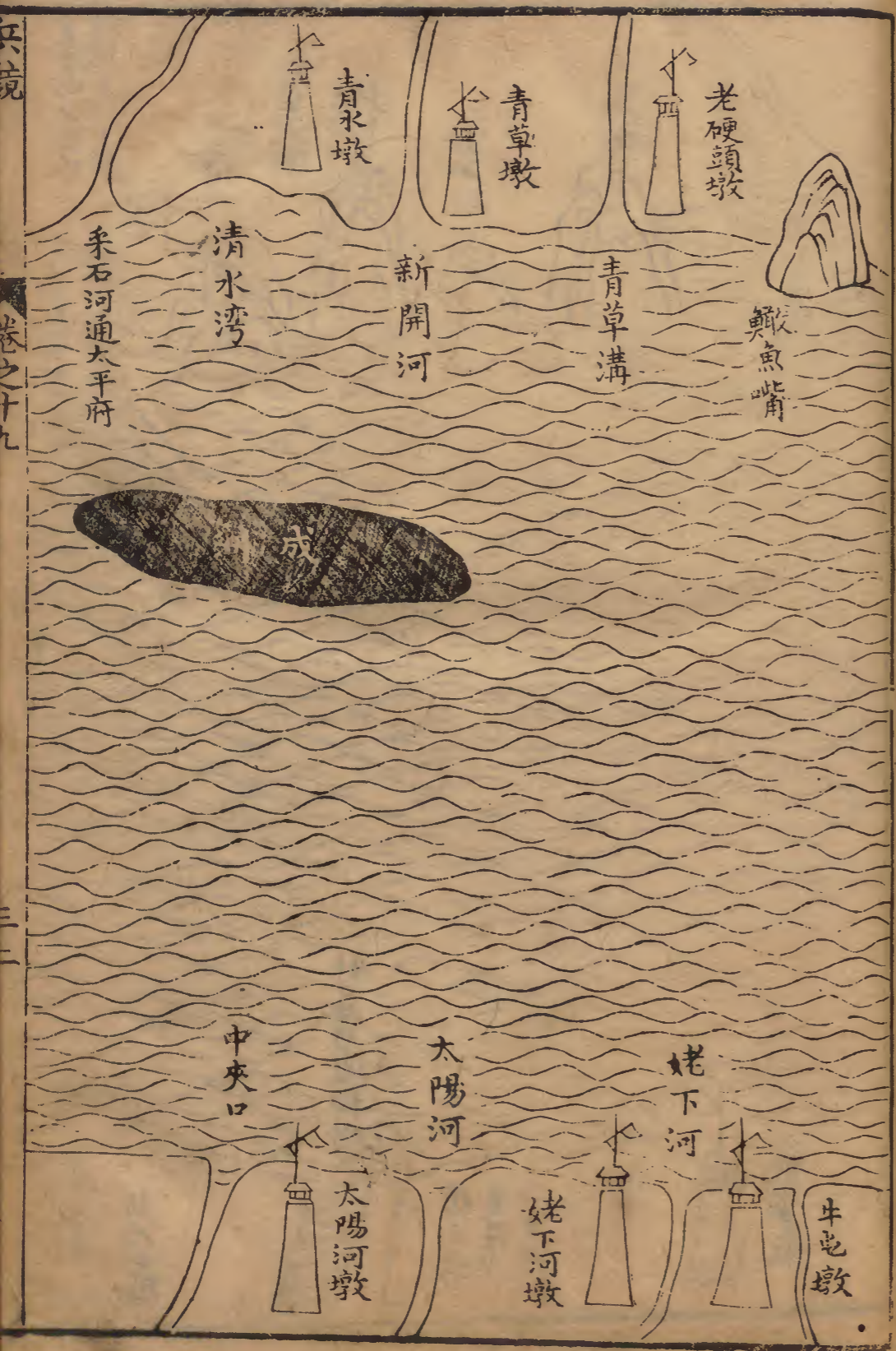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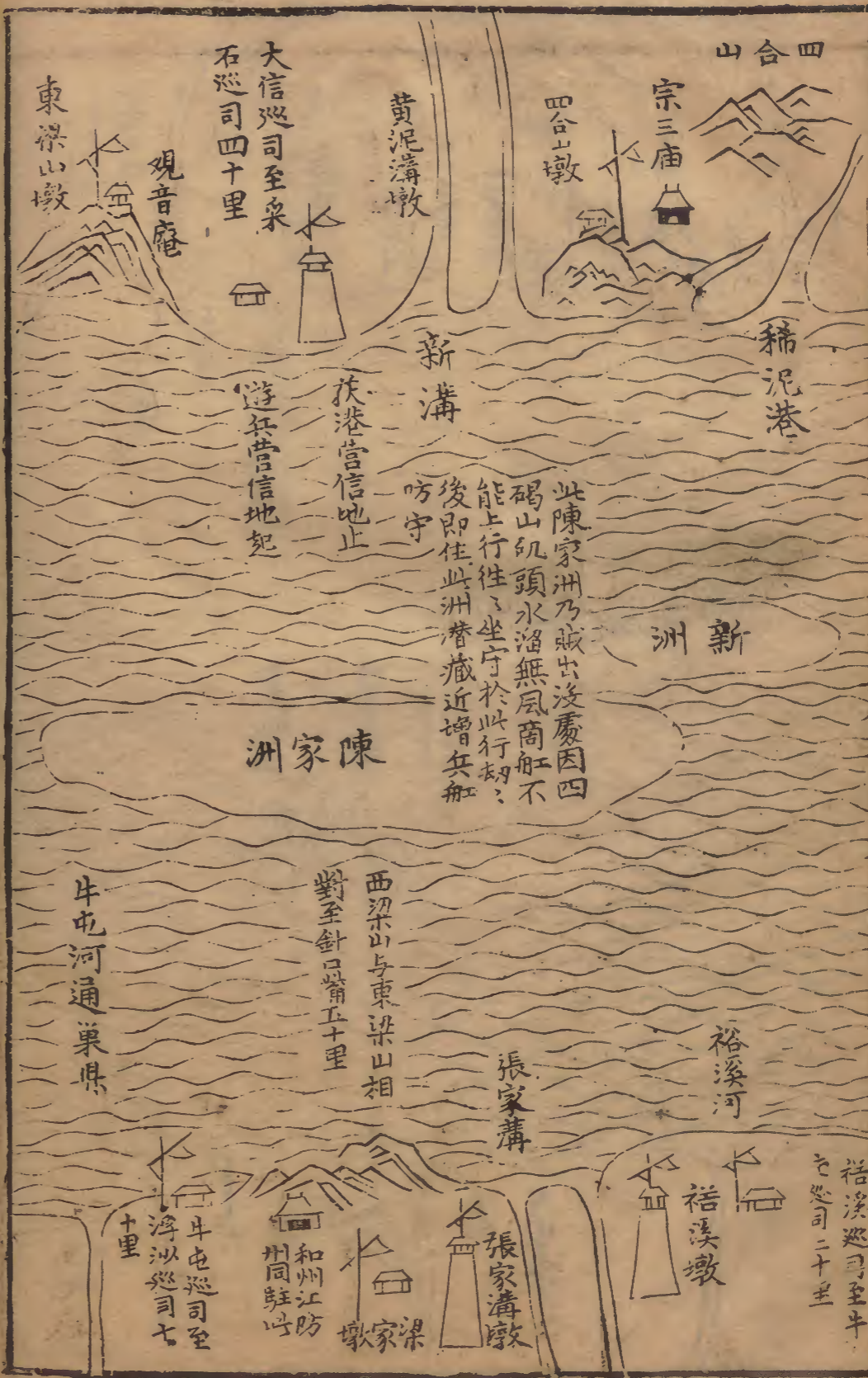
此處江面濶三十里上江險要莫此為甚又蕪港以叢雜盜賊出沒宜增兵防守

老洲頭武梁洲係夾江長瀾盜賊淵藪今派員哨官并下巡兵艇与港營兵艇會哨巡守









采石巡司至江陵巡司六十里

采石矶墩

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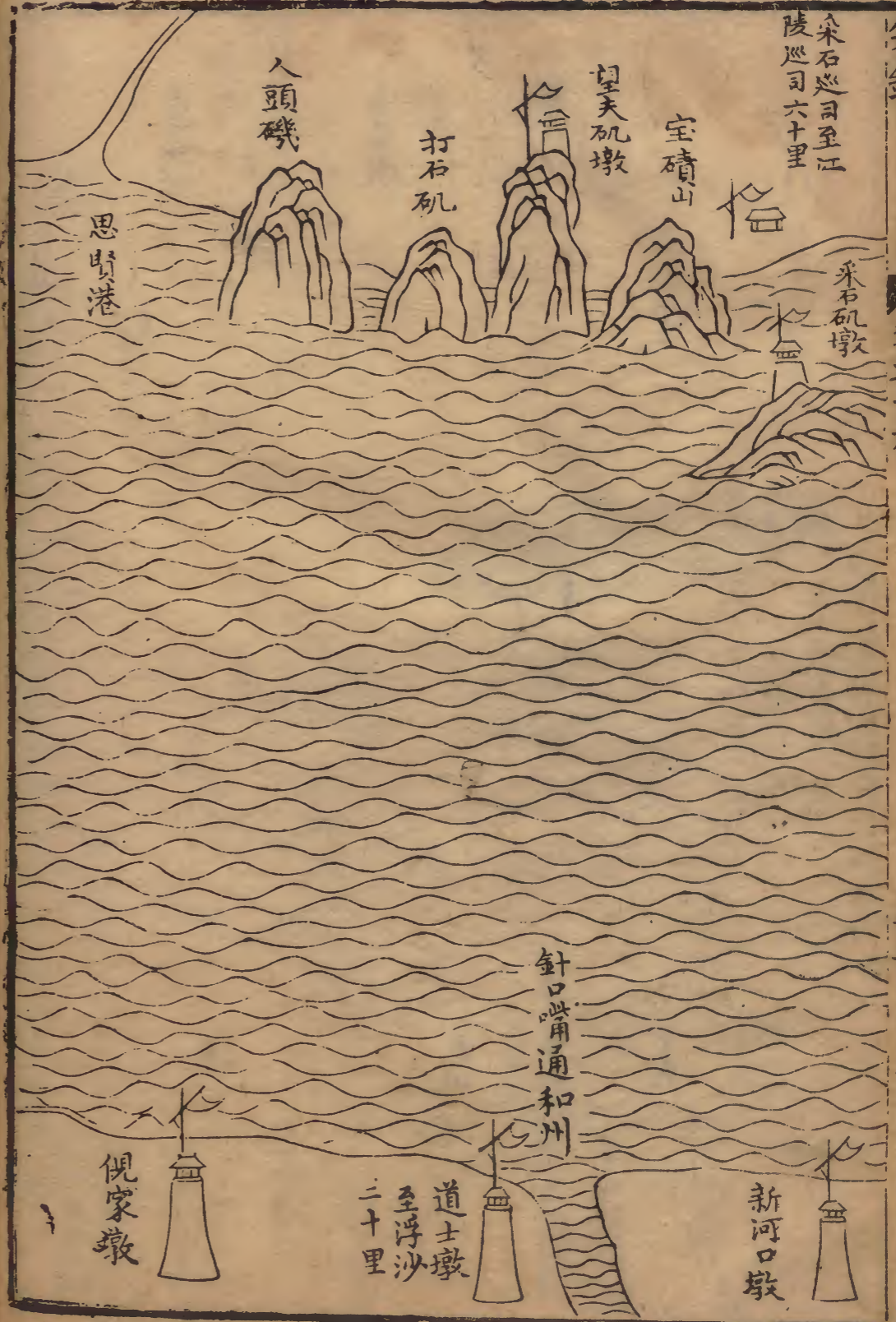
宝磧山

望夫矶墩

打石矶

人頭磯

思賢港



馬鞍山

至江寧鎮三十里至烈山二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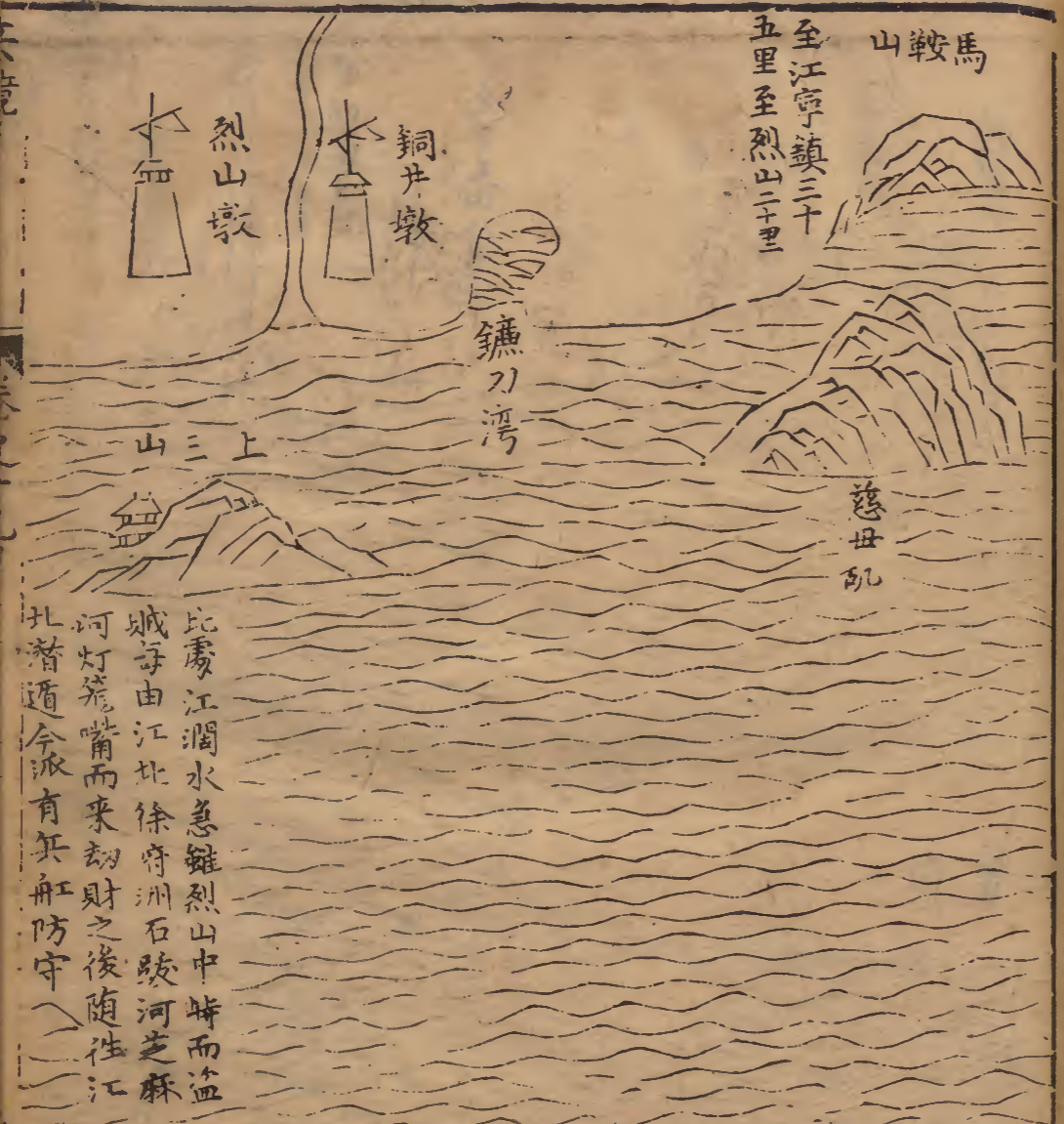
銅井墩

烈山墩

鑷刀灣

慈母矶

山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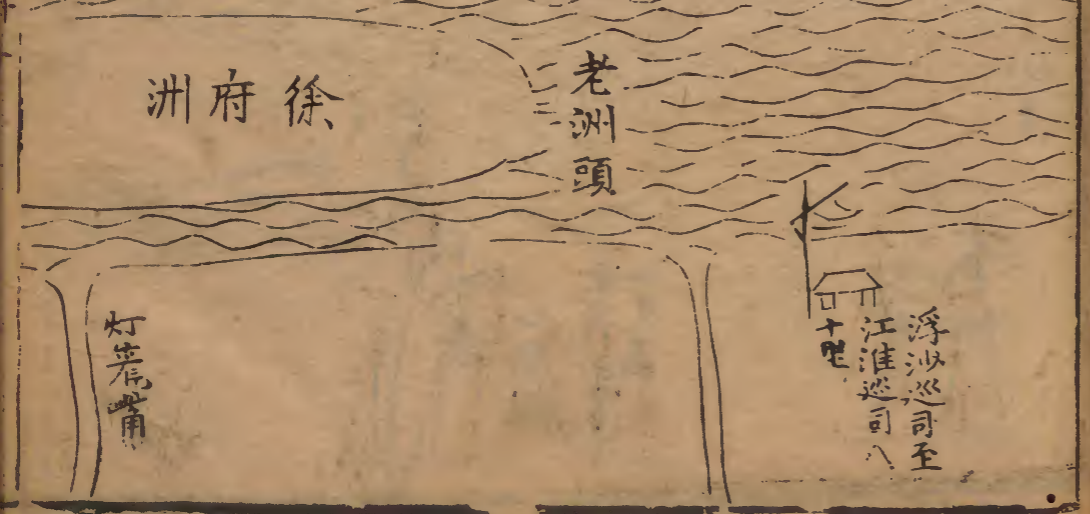
此處江濶水急雖烈山中時而盜賊每由江北徐府洲石跋河芝麻河灯笼嘴而來劫財之後隨往江北者道令派有兵船防守

徐府洲

老洲頭

浮沙巡司至江淮巡司八十里

灯笼嘴



老軍營

江寧鎮巡司至  
大勝關巡司二  
十里

至下三山八里



白鷺洲

雙溝

穴字河

乙字墩  
至黃家套  
二十里

丙字墩

聚星墩

至双閣十五里

大勝關

大勝巡司至江  
東巡司三十里

大勝驛

江東巡司至  
龍潭巡司百  
二十里  
遊兵把總  
駐劄之處

新洲

上新河

中新河

此處下自八字溝上自黃家套穴字河出其中洲渚以港縱橫極多每遇春夏江中水涵風急商船俱由洲裡上行因其水漫河窄故也賊艇往往潛泊于此躍出劫財劫後易於躲避今設有兵船防守

黃家套

新河口

斷腰口

至八字溝  
三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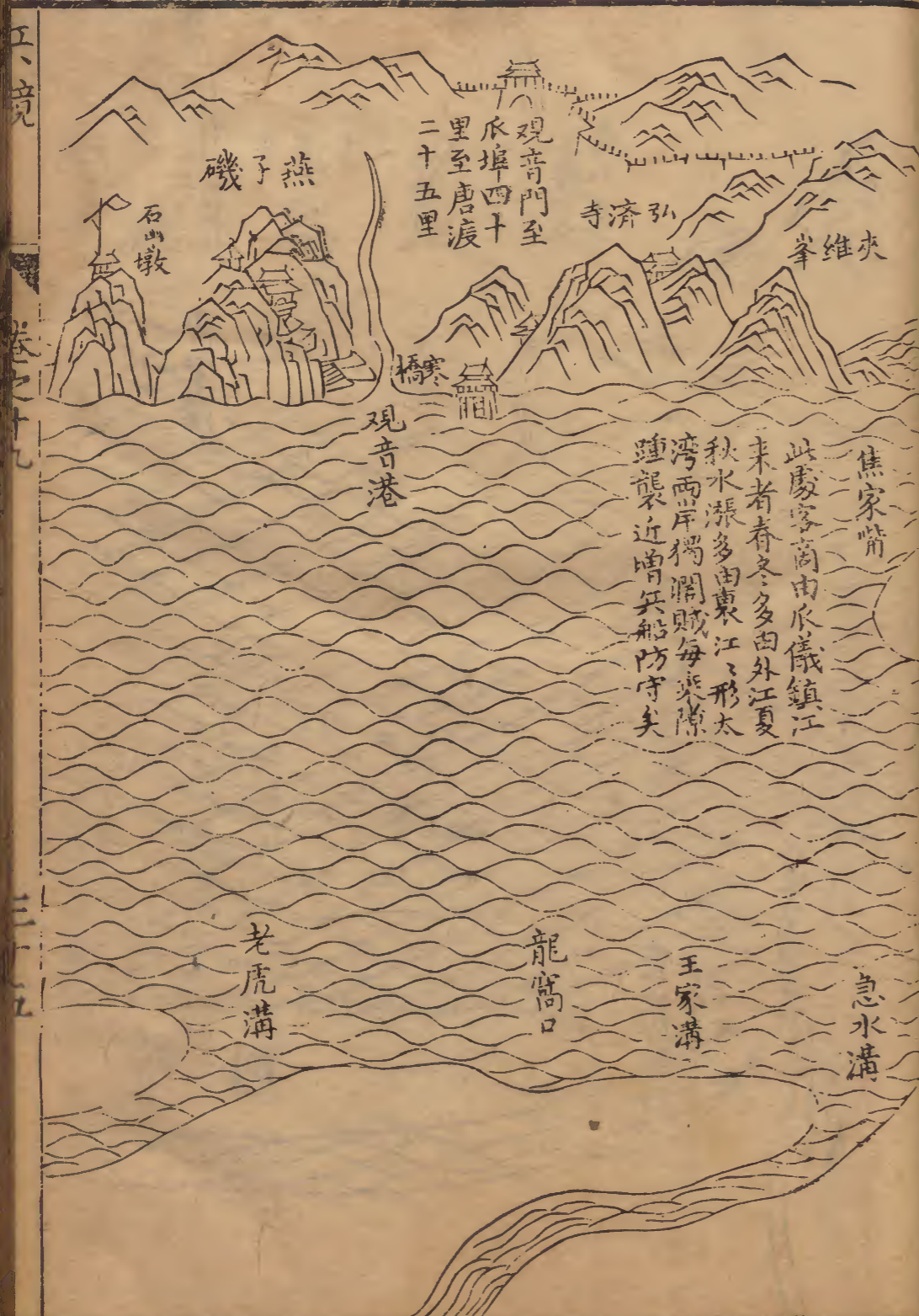
丁字墩

梅子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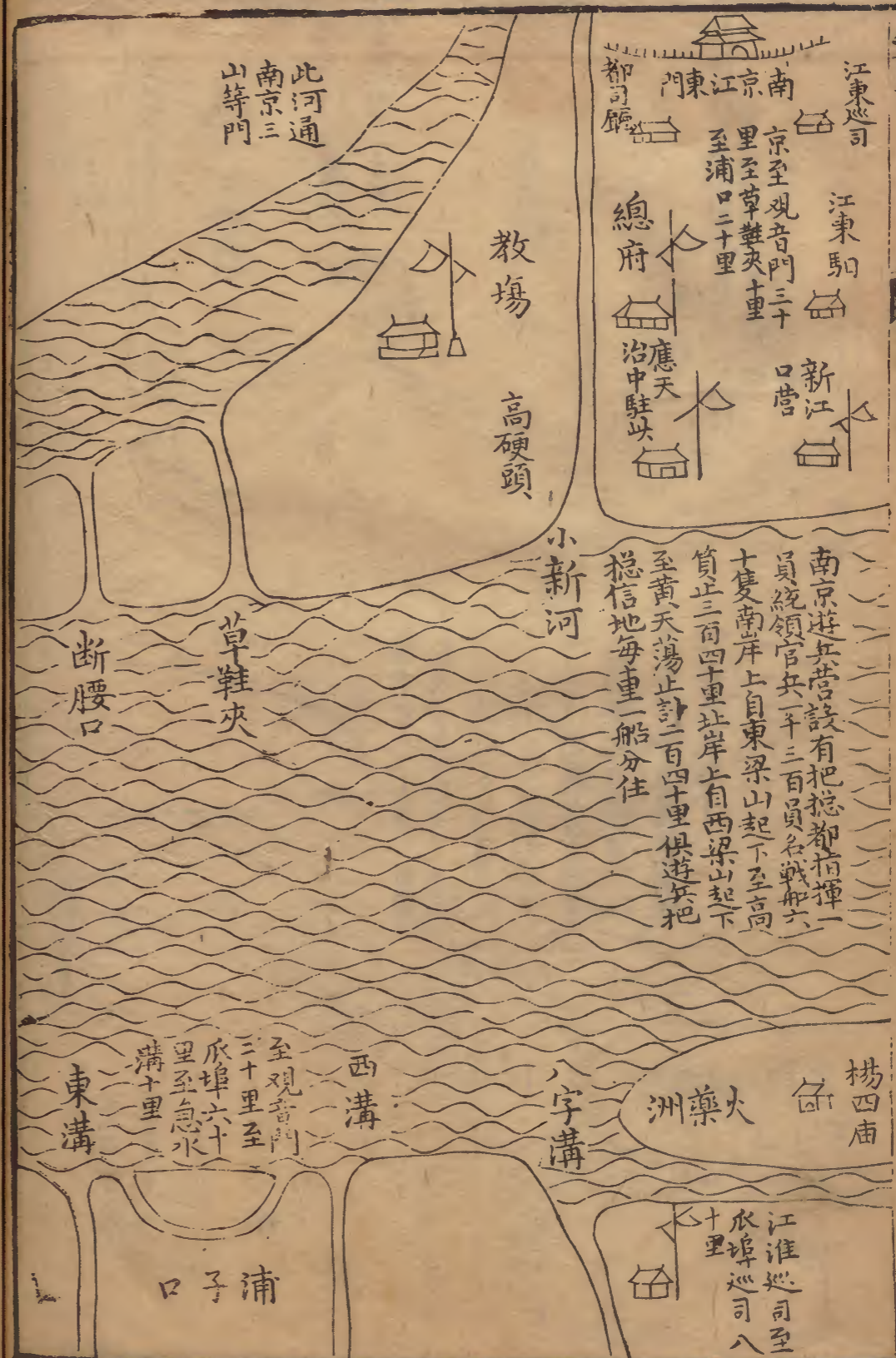
甸容洲

巳字墩

庚字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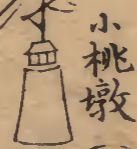
焦家嘴  
此處客商由儀鎮江來者春冬多由外江夏秋水漲多由東江形太灣兩岸獨闊賊每乘隙踵襲近增兵船防守矣



南京遊兵營設有把總都指揮一員統領官兵一千三百員名戰船六十隻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首三百四十里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俱遊兵把總信地每重一船分住

龍潭巡司至  
高資巡司七  
十里

東陽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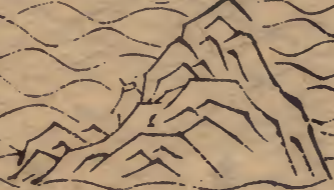
小桃墩

偷牛港

斷腰口

黃天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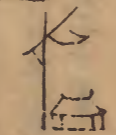
山砦



遊兵營信地止  
趙家西溝  
儀真營信地起

山砦

山紅



瓜埠巡司至  
江巡司七十里

時魚廠



草堂寺



唐家墩

至樓霞  
寺八里



傅家溝

唐家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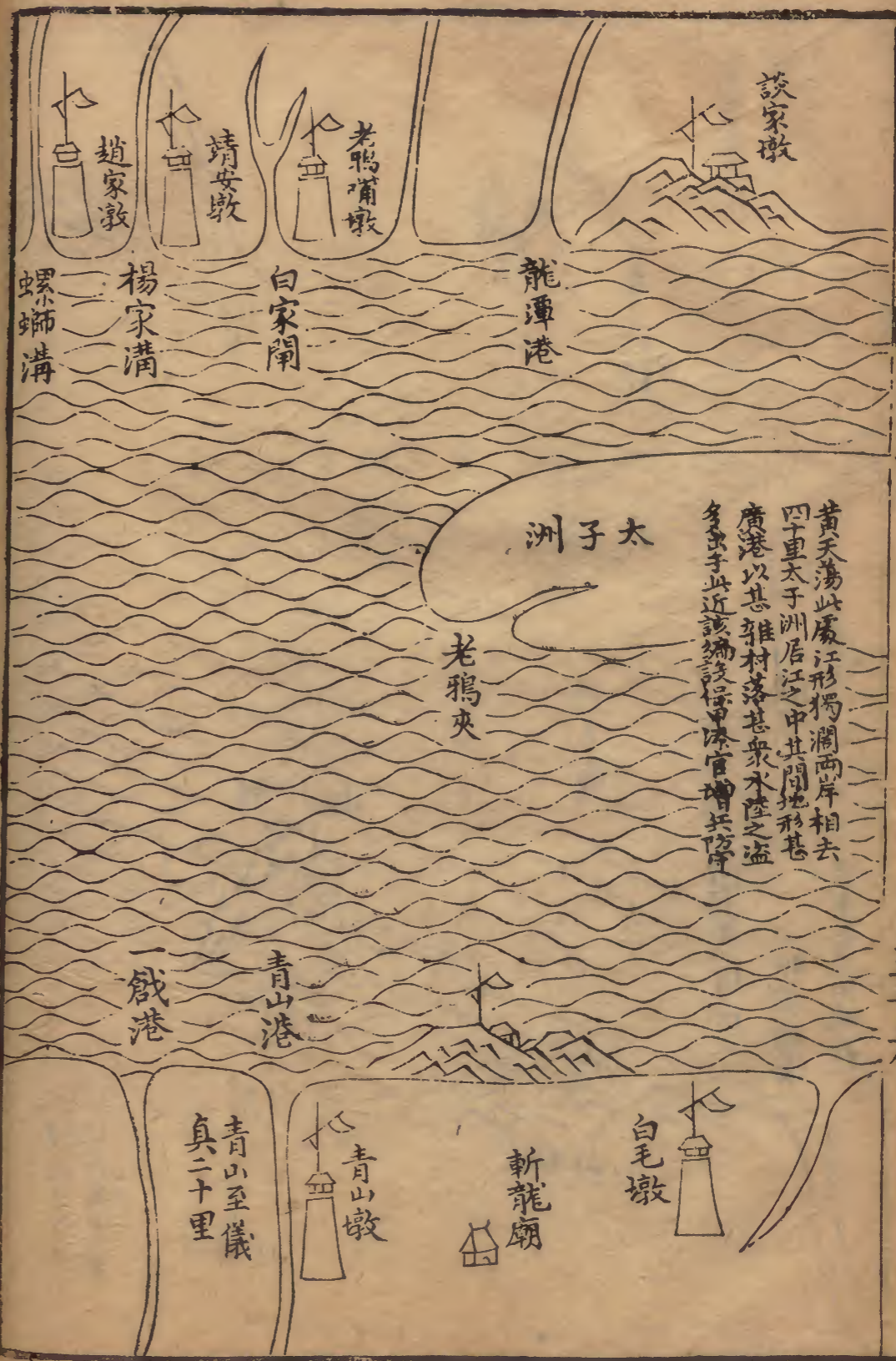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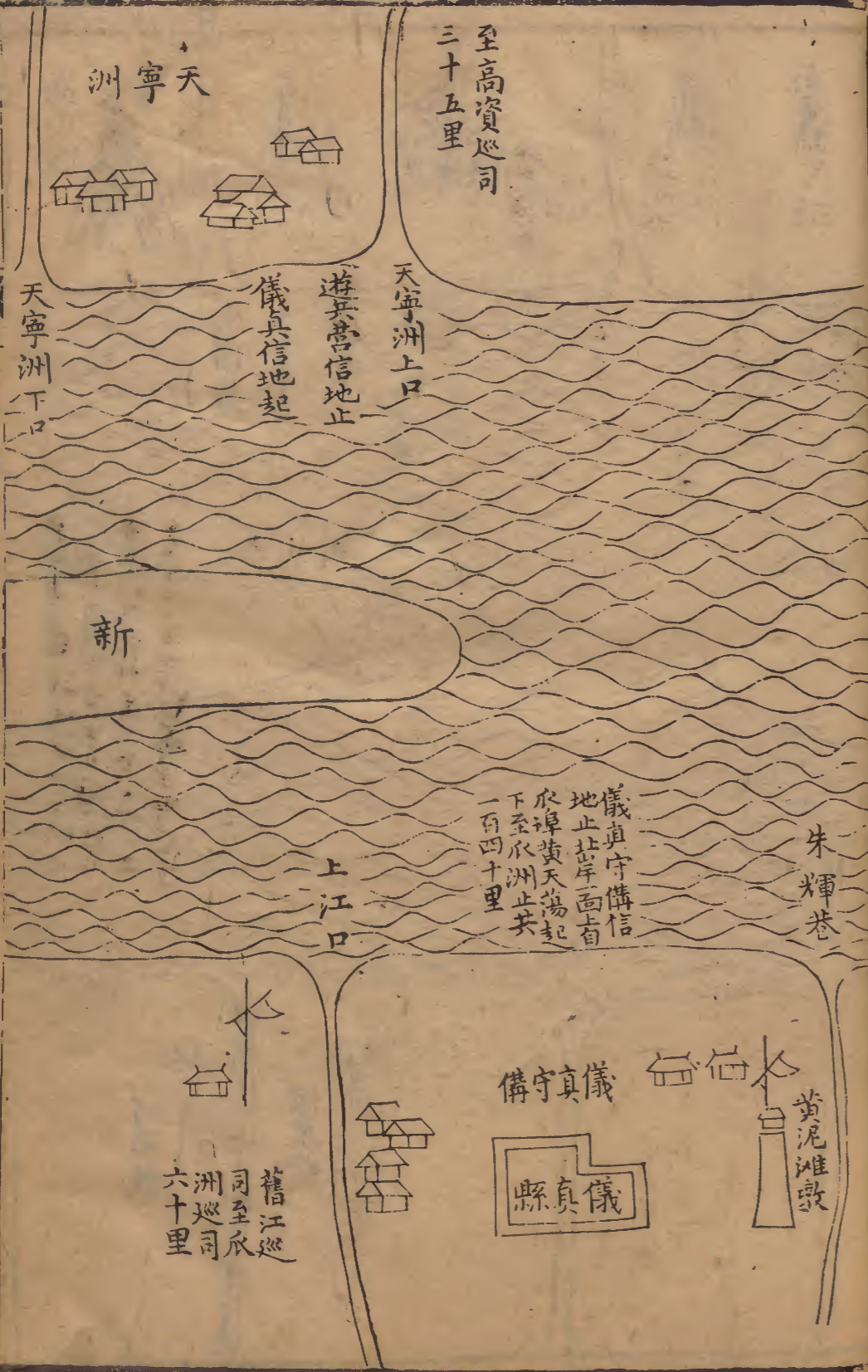


宣花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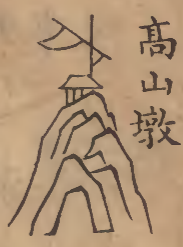
新洲

瓜埠口通六合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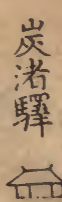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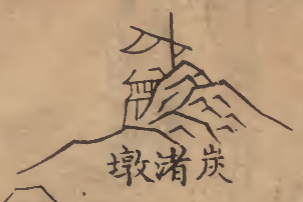
黃天蕩此處江形獨闊兩岸相去四千里天子洲居江之中其間地形甚廣港以其雜村落甚眾水陸之盜多出于此近該編設保甲添官增兵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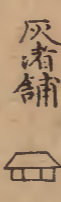
高山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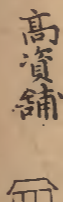
炭渚驛



炭渚墩



灰渚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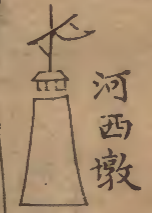
高資舖

炭渚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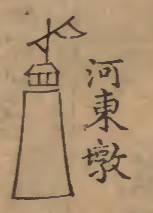
洲

下江口

舊江口



河西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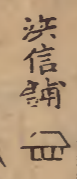


河東墩

高資巡  
司至册  
七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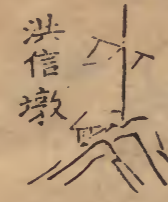


高資港



洪信舖

儀具信地止



洪信墩

圖山信地起

洪信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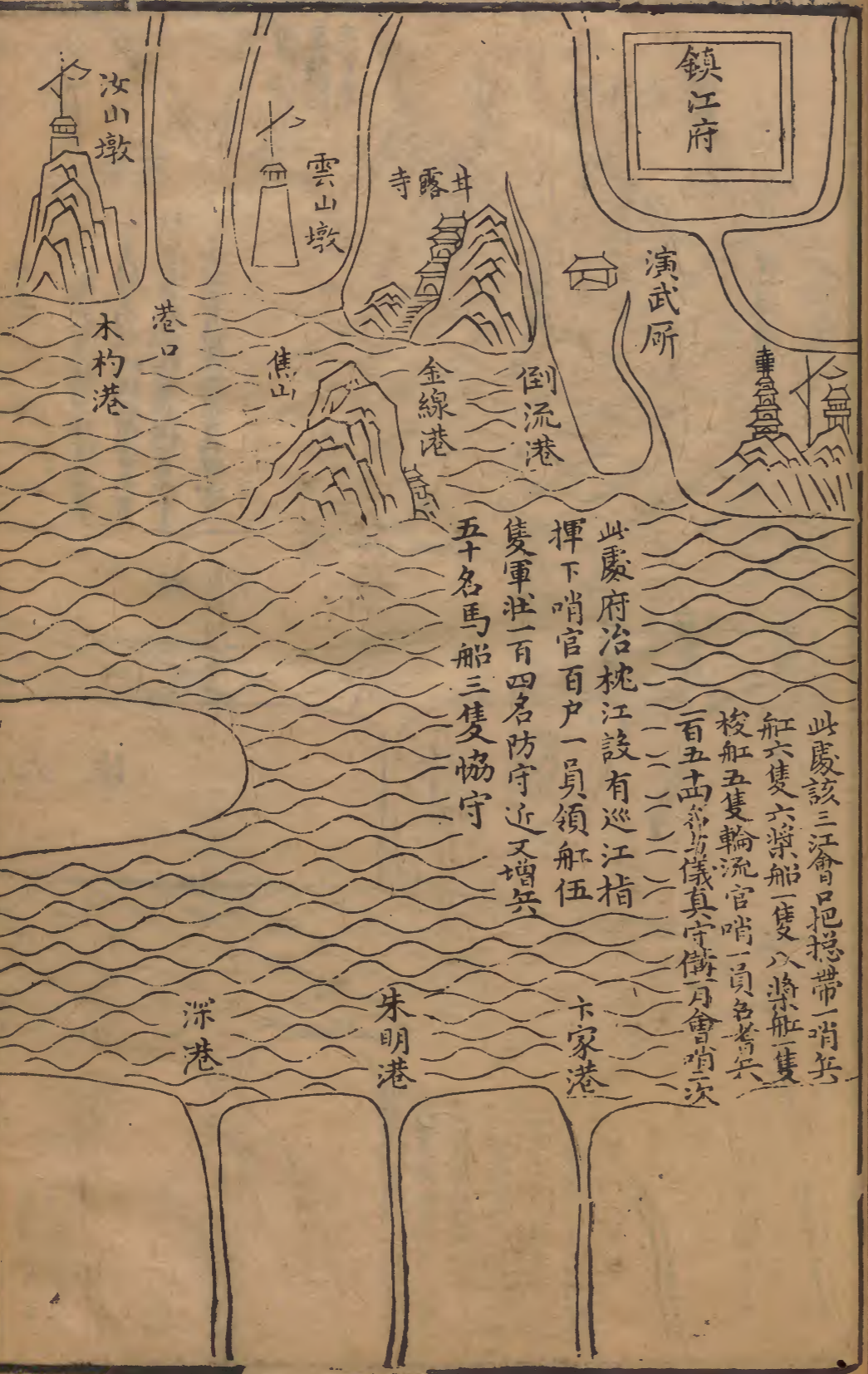
樂亭港

新洲

鐵死港

馬港

空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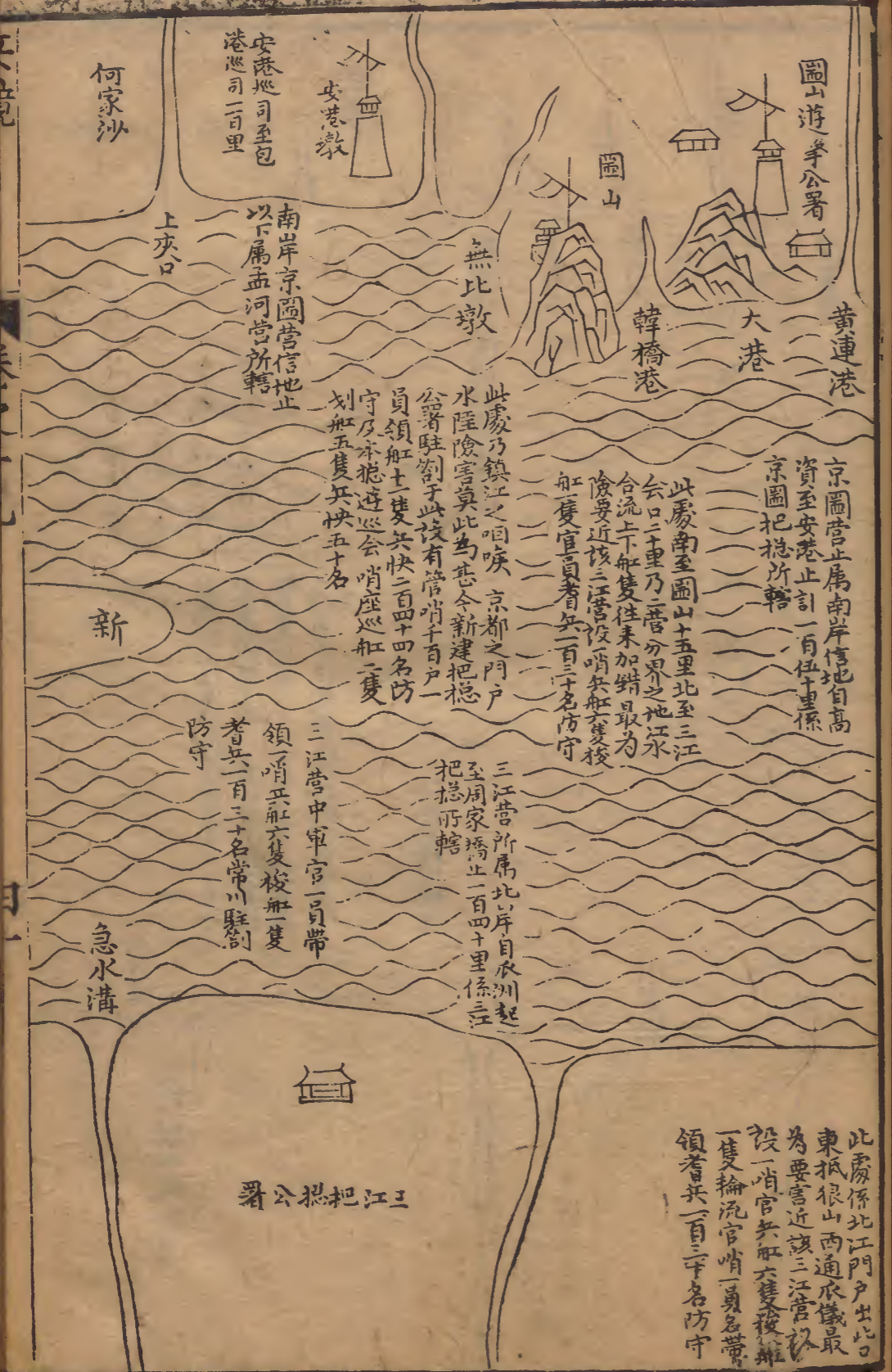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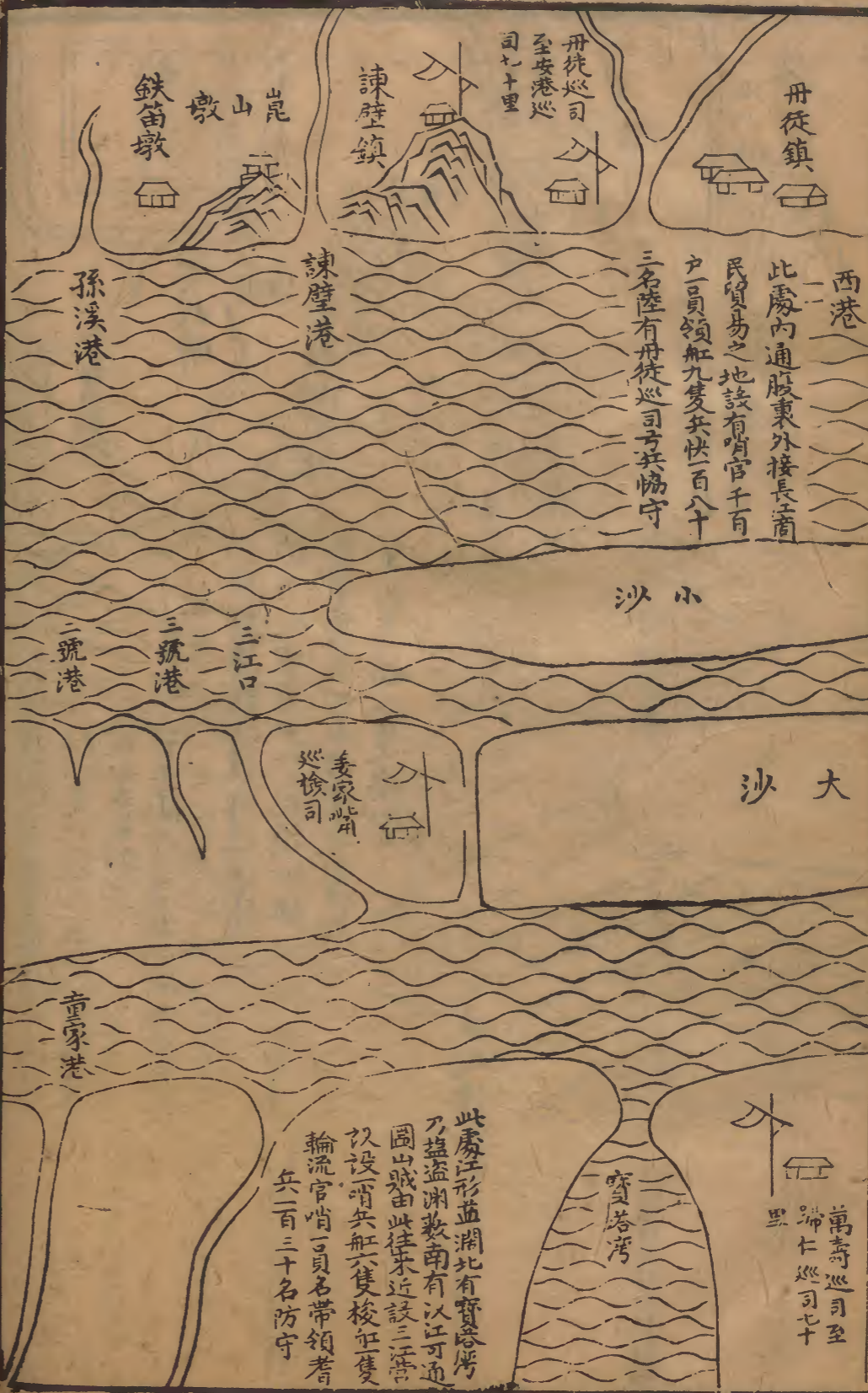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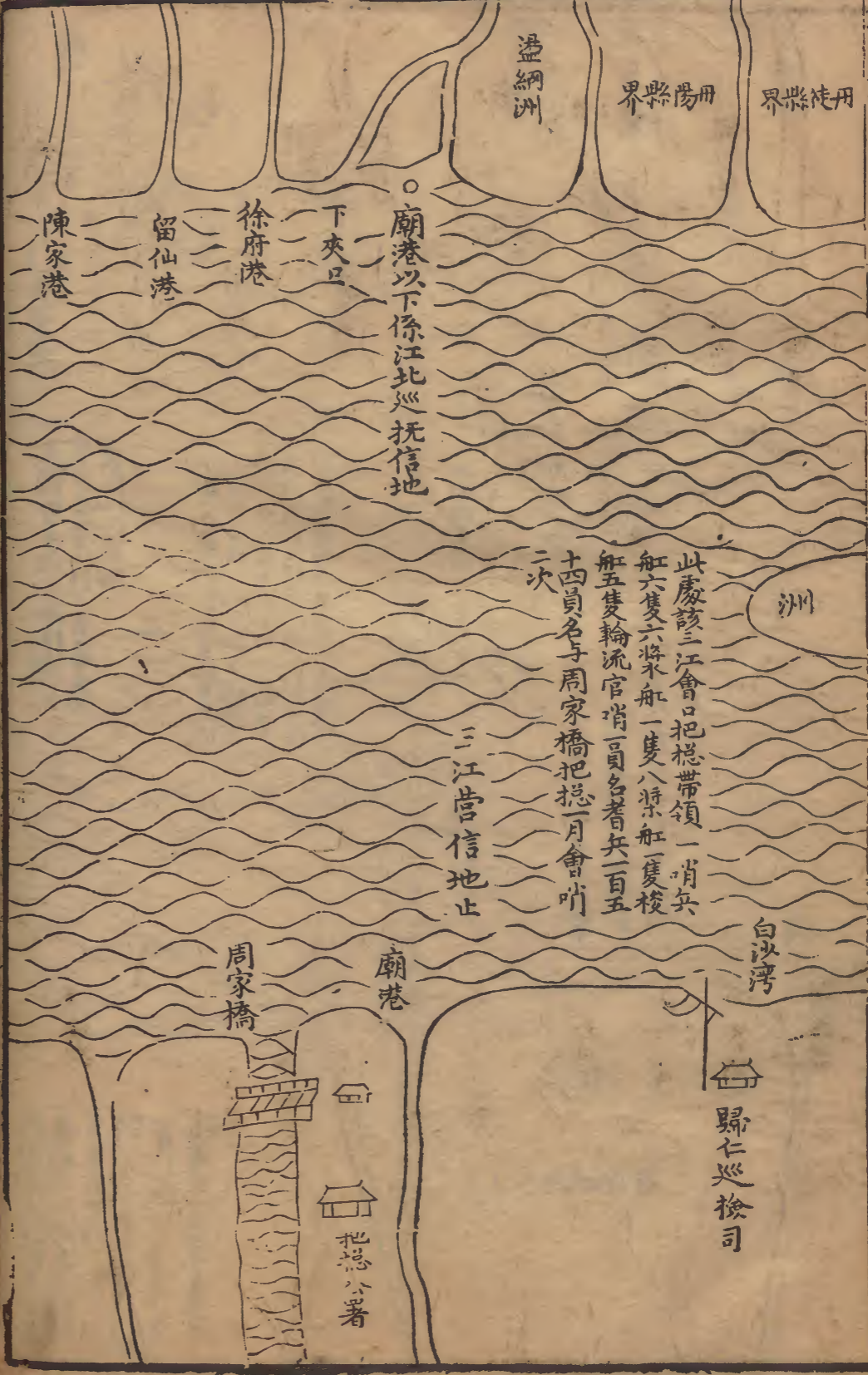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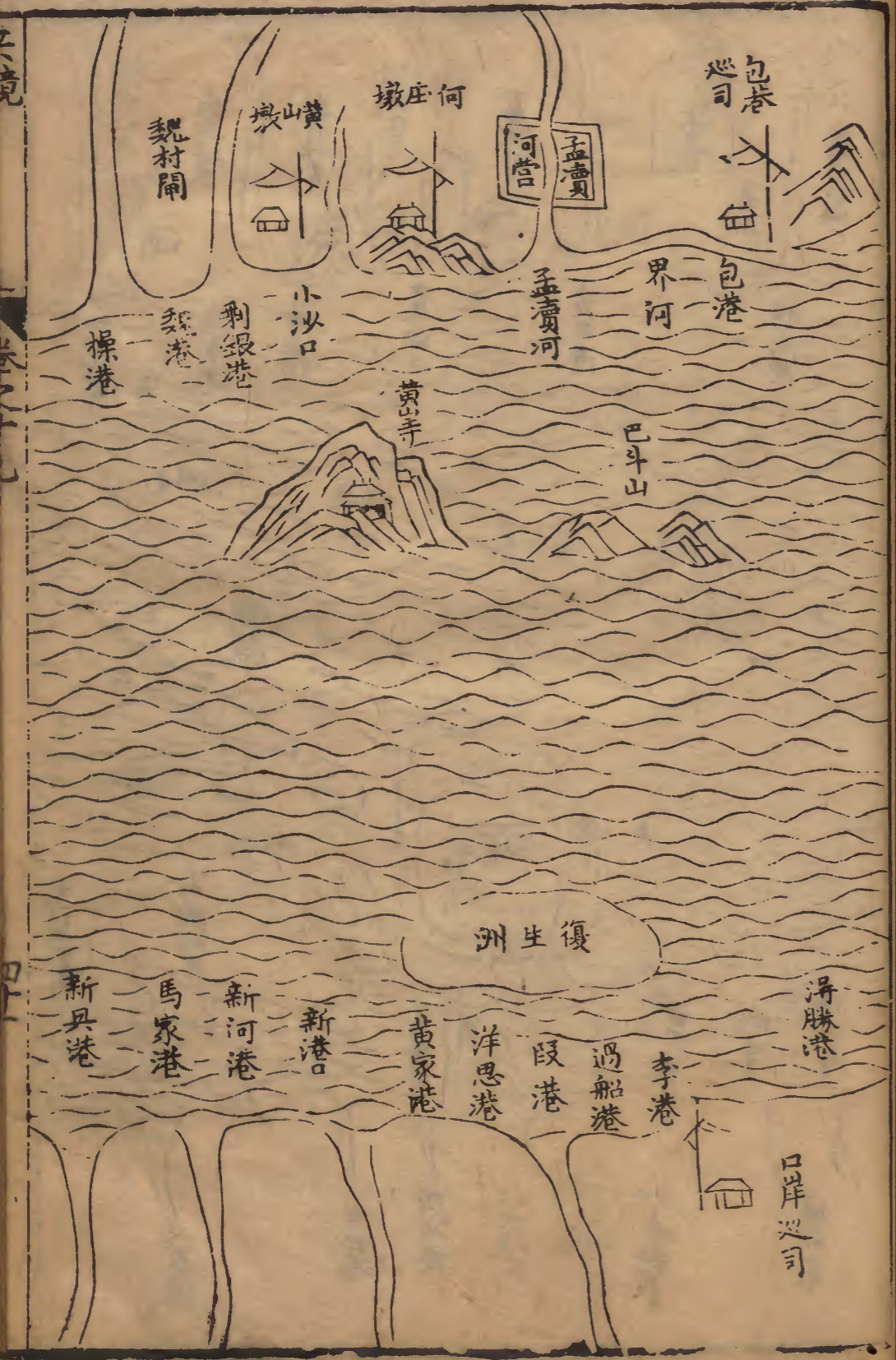
此處府治枕江設有巡江指揮下哨官百戶一員領船伍隻軍莊二百四名防守近又增兵五千名馬船三隻協守

此處該三江會口把總帶一哨兵船六隻六漿船一隻八槳船一隻梭船五隻輪流官哨一員名者兵一百五十五名儀真守備月會哨次









此處該三江會口把總帶領一哨兵  
 每六隻六漿船一隻八漿船一隻  
 每五隻輪流官哨員名者共一百五  
 十四員名于周家橋把總一月會哨  
 二次







江防信地

南湖嘴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城子鎮起下至馬當止計二百九十五里北岸上自湖廣龍坪起下至沙灣角止計一百四十里大小黃鷹等戰哨船共四十八隻衛縣巡捕巡江官軍民兵共五百三十餘員名上哨至德化縣城子鎮止下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

安慶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二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史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三百六十里樓巡

梭等船四十一隻官兵五百餘員名分四哨上與  
南湖嘴守備官兵會哨下與荻港把總官兵會哨  
荻港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  
北岸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樓  
巡漿梭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二十八員名  
分四哨上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下與遊兵營把  
總官兵會哨

遊兵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  
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  
里樓巡沙鐵漿梭等戰船九十四隻官兵一千三  
百餘員名分十哨各派信地上與荻港營把總官  
兵會哨下與儀真守備圖山把總官兵會哨

儀真守備信地

北岸上自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  
樓巡草撇梭等戰船三十七隻官兵四百五十五  
員名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把  
總官兵會哨

瓜洲衛總指揮信地

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樓巡  
草撒梭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八十員名  
上與儀真營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營官兵會哨  
三江口把總信地

北岸上自瓜州起下至廟港止計一百四十里樓  
巡福獎梭等戰船四十四隻官兵七百五員名上  
與儀真守備官兵會哨下與周家橋把總官兵會  
哨

圖山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  
樓福沙撒鐵漿梭等戰船四十一隻官兵七百四  
十餘員名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孟河  
把截指揮官兵會哨

以上八營信地共計一千五百餘里大小戰船三  
百七十餘隻官兵共計五千三百三十餘員名  
大江南北之要限湖海爲之首尾實天設之險也  
然一葦可以航之苟設警非地計畫非籌其與溝  
渠何以異哉我

皇祖謀謨鴻遠故自沿江要害星列棊布置鎮置兵  
規制盡善無容議矣今於江防最要者言之京口

與瓜儀相對。乃南北之門戶。七省漕運之咽喉。淮揚財賦之橐籥。兩京之根本分脈也。故不可不設重鎮以撫之。且只今遼左已失。則內地爲重。京口瓜儀通沽海口。欲達非遙。且南北召募。奸宄奔竄。舍此無途。倘或小有伺窺。爲患匪淺。故不可不設重兵以填之。然舊設巡操江。而南北閼隔。緩急難周。其所隸府州縣信地之兵。各自屏翰。聲勢難及。而三江圖山一帶。雖不下三四十里。設有巡船。終屬紛紛。究無統攝。故不可不設重臣以統之。蓋京口瓜儀襟帶江海。洲沙盤礴。荏葦雜叢。實作奸之淵藪。亡命之窠巢也。若無統馭。或有所警。南北推諉。何所責成。考嘉靖間倭夷犯海。奸宄鼓煽。凡蘇松淮揚。皆爲流毒。實坐於此。故當於京口瓜儀添設重鎮重兵重臣。以綢繆牖戶。脩禦非常。聯絡聲勢。此所謂扼吭塞喉。雖江海廣濶。盜賊繁滋。豈能揚帆鼓柁。得入心腹之地耶。雖然。重臣要矣。得人尤要焉。苟非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如今之揚州楊府主者。亦何取於重鎮重兵之設也。



兵鏡卷之二十

九邊圖叙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臯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

同族吳仕嘉歷台父校正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督於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於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徧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旣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借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攻守無策。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每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爲也。





古城嶺 鐵門口 道柳 董家口 青山口 榆水關 徐流口 沙峯 李家寨 木谷寨 石谷寨 大寨峯 小寨峯 營 濼陽 團亭寨 三屯營 截殺手營 義豐驛 家嶺 新開嶺 五重安 皇谷 白道子 高口 營 連昌 營 徐流 劉家 永平府 濼河驛 濼州 新橋營 開平中屯衛

羅漢洞 界山嶺 箭桿嶺 星谷 平頂谷 水門寺 城子谷 黃家口 大毛山口 小毛山口 堡 柳河 無名口 兒谷堡 黃土嶺 營 長谷 石門 寨營 板場谷 驛子谷 義院 溫泉堡 平山 營 騎馬寨 牛頭堂營 赤洋關 廬逢驛 昌黎縣 遷安馬驛 燕寧縣 界嶺營 臺頭營







二二

二二

此漢朔方郡即秦所取匈奴  
河南地今所謂河套是也







城西受降

此唐中受  
降城址建  
自漢武

此徐巡撫  
所築舊牆  
今廢

堡沙溝

堡沙井

堡石溝

子破城

堡石溝

鎮固原

崇信

池花馬  
池盤大  
池盤小

堡安

堡况

堡會

堡限

堡前

堡清

堡由

堡凌

邊安

寧奉

堡新

堡安

堡未

堡把

靖邊營

鎮靖

龍州城

清平

威遠堡

縣保安

縣鎮原

縣安塞

縣合水

堡宋

堡邵

堡龍

府延安

堡張

縣甘泉

州



金果

果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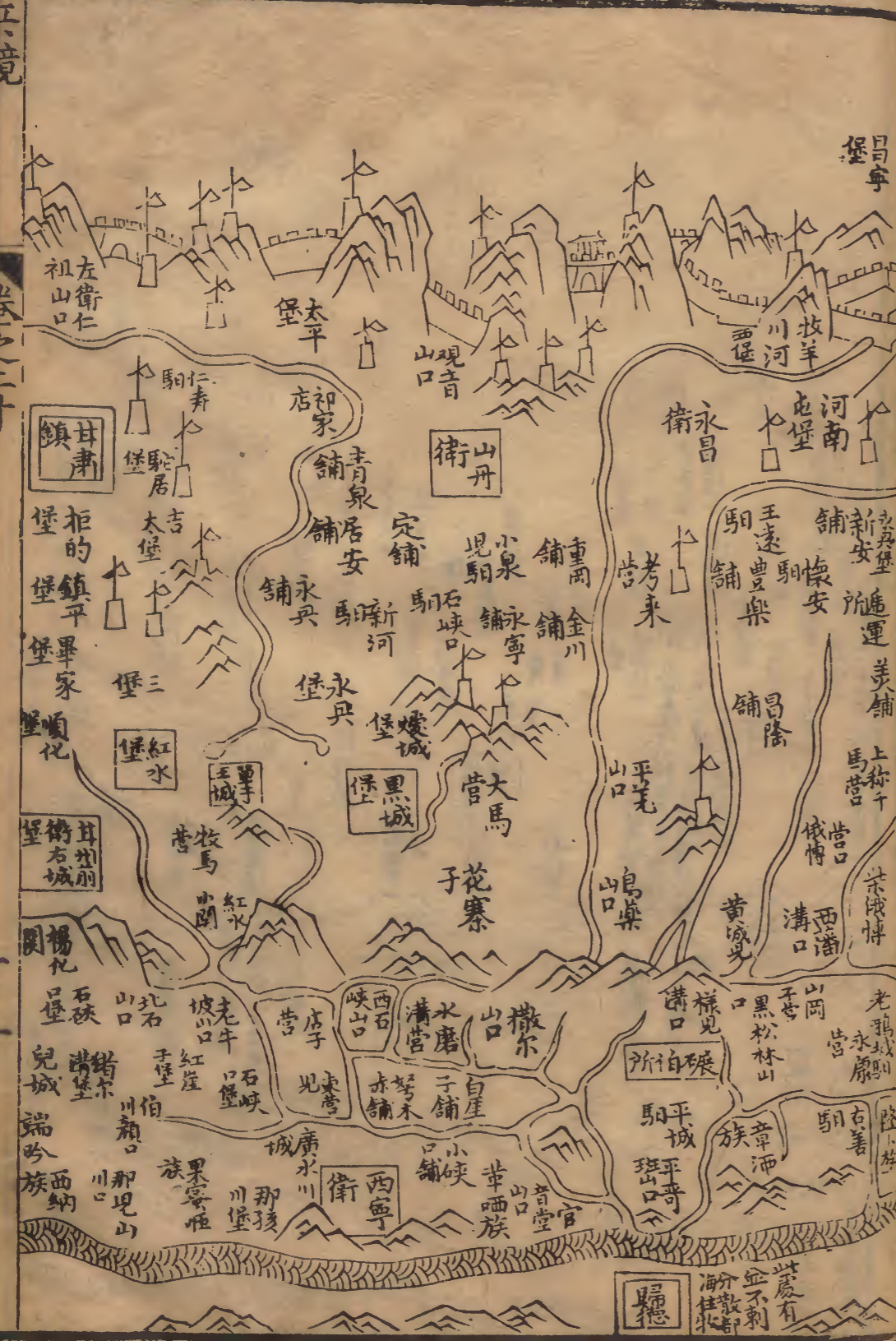
果靖

果會

果渭

鎮固

府平



此带有北虜毛刺一部住牧与西域隣





九邊論叙

九邊圖論。乃許恭襄公應詔條陳之石畫也。起自遼  
薊宣大。以及延寧固原甘肅等邊。于凡山川之險易。  
虜勢之盛衰。城堡之脩廢。將領之賢否。糧餉之盈縮。  
一一得於聞見。參於稽考。傳於父兄。八千餘里之形  
勢。了然在目。今歷數十年來。各邊地勢情弊。雖因革  
損益不同。然能依此究心。則自能知備禦之道。是在  
北鄙將帥得人而已。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  
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三  
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  
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州。以處  
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  
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東北  
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  
頗多。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  
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  
二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

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啟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騷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 薊州

薊州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旣逐胡元廼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於遼東宣府東西并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脩關隘以爲內邊。

神謀逖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朵顏秦

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屢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迨北。恐嚇中國。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卑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兵屯。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

川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識者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

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叅將。則庶乎體  
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  
外。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旣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  
營乃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  
有攸歸。其復將誰誘。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  
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  
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謀。選將  
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 宣府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

於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  
亭。枕河。賽峰。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  
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  
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  
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旣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  
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  
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  
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  
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



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  
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  
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  
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  
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關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  
矣。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  
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  
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  
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  
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叅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  
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  
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况伊  
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  
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  
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  
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  
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  
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儲蓄。瓦礫場地。  
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  
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飾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緩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卽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卽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義也。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

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旣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若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南腋間。寔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遺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羅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哀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也。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

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  
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  
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  
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  
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多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  
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  
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  
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  
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榆林

延綏二邊附此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  
虜輕騎入掠興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  
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  
旣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  
凡千二百餘里運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  
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  
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  
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  
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  
糧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

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口。正德中。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旣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卽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

之歲。束草價至二錢。他可知矣。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連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一員主之。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魏公築三城於河外。

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胃。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

軍衆待哺於腹裡。生理旣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故云榆林者。患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延綏二邊。東起黃甫川堡。西至三山饒陽界。與固原內邊形勢相接。成化間。修築榆林等城二十餘堡。俱在二城之外。蓋重邊設險。以衛內地也。

###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

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入

則戒嚴。出卽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鉄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源。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卽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古浪六百餘里。至梁州爲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



關爲沙爪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塵。累朝願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亾略盡。

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爲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徃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自今

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於土番。安定等衛。破於海賊。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圓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迤北逋寇。盤據西海。吞拜屬番。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

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卽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寇易用。視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耶。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腴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

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堡未充。而更能寔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叅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求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於塞而求通。傷於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耶。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

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

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 烽燧

凡守邊。不過遠斥堠。謹烽火。薊鎮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

爲無用。今凡無空心臺之處。卽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柳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去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准。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兵馬見烽。卽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

### 傳烽歌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里餘外卽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烽。一砲三旗燕河警。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盞大燈籠。賊若潰墻進口裡。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匆匆。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松古  
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  
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  
接砲聽上首。砲後柳響卽如風。砲數柳聲聽的確。日  
旗夜火辨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 女直考略

按金女直卽金餘孽也。金以前勿論。國初定開元。改  
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濱海  
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  
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

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它種甚夥。開原北近  
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  
扒兀刺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絀。居處食飲  
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卽屬女直  
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卽生女直。竝有室廬。或以樺  
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恐詢好盜。其  
戰鬪多步少騎。上下巖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獨居  
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人騎不得成列。於  
女直稱最強。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干諸  
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治巨艦

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縻以官賞。於是康旺、佟答、刺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勅印。各統分部。復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領于衛所。令歲以冬月從開原入朝貢。唯野人女直僻遠。無常期。諸部願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又爲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帝世奉職謹。征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

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死。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荅戶。率數百騎奔建州。寢爲遼患。宣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賜勅戒諭。令凱厚恤貢夷。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詔更給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歸。得故印。詔上

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竝附也先。爲耳目。抄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翱論歸所掠。稍寧戢。而海西野人諸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勅子孫不得襲。以舍人入貢。宴賞大減。殊心望。天順三年。董山潛結朝鮮。僞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詐令自在州知州。佟成廉他事。得朝鮮授山制書以聞。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軟語枝梧。出制書示。始懼服。貢馬謝。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貢。邊臣案驗。貂皮取純黑。

馬取臆壯。否卽拒之。非厚往薄來意。且貂產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勅守臣驗放。無過苛啓釁。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語不孫。糾毛憐海西夷頻盜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充靖虜將軍。左都御史秉督師。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往征之。山海自歸。詔羈廣寧。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潭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溪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萬人。遏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



積雪寒裂膚。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人跡罕至。唯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賞之。仍安置部夷閩廣。而我所損士馬亦不貲。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五年禮部奏勅通事武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常貢外。無進海東青兔鶻。并省諭貢使無溢額。六年建州夷窺邊。虛謀作亂。巡撫都御史彭誼獲其謀。檄轉餉實鐵嶺瀋陽三萬諸衛。整師出遼陽。眾潰匿。朝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它從叛者得

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往往聲報董山讐。糾掠塞上。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蕃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勘狀。徵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故道卻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鳳集諸堡。鉞揜近邊蕃戶。以捷聞。更請大發兵。巨璫汪直惑通事王英言。銳請行。冀邀功賞。詔以兵部侍郎馬文升經畧。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趨瀋陽。召各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謀知海西夷反側。密檄總兵歐信等設伏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比直至。眾

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直倨。鉞復搆以媚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曩在鎮。禁易農器。故屢入寇。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卽訊文升言所禁鐵器。非農器。不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是時東寧人劉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至是與張驢兒等。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梟首惡遼東塞。而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遼。請搗穴。遂命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以直督師。鉞叅贊東征軍務。直等給執貢夷郎禿等六十餘人。械

所司。并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仇。慘掠清河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酋完者禿貢馬。復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益稀。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義。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西夷酋速黑忒強。以修貢謹。及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煩。貢浮額。從兵部議。勅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建州右衛夷酋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禕禦之。多亡失。至深入鳳凰城。命給事中林廷學往勸。

明年廷學還報。上言邊事。請稽衛所原額。令以次分  
番入貢。庶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  
馘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事。  
其秋。建州夷酋趙那磕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卻之。  
而李撒赤哈復盜邊。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總兵  
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敖減撫賞。諸夷譁。詐  
殺譁者。遂挾憤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巡撫以不任相  
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勾虜入遼。都御  
史李珏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修貢不絕。久之。海西  
夷酋王台。襲祖速黑忒職。款廣順關。而祝孔革遺孽

逞加奴。仰加奴。亦款鎮北關。因以南關北關別其號。  
南關忠順特著。建州夷酋王杲方躡撫順。四十一年。  
誘殺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隆慶五年冬。我師大破  
建州夷汪住等。馘斬近六百。而杲益縱掠。萬曆二年。  
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督師出搗。  
斬級千一百有四。來獻捷。明年。杲走匿王台寨。因宣  
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杲獻。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  
都督僉事秩。遂磔杲。益拓寬奠六堡。七年。建州夷酋  
王兀堂漸壽張。八年。連犯靉陽永奠諸堡。我師追奔。  
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級七百五十四。兀堂爲

氣奪。而王杲遺孽阿台。投仰加奴等。修葺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明年。搗古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相繼歿。所遺猛骨孛羅。及虎兒罕子反商穉弱。仰加奴雖台壻。憤其父祝孔革。死台叔王忠手。并奪貢勅。及季勒寨。與兄逞加奴。固未嘗忘報復也。十一年。以婚西虜。借恍忽大煖鬼等騎。可萬餘。與反商構。并攻猛骨孛羅。恣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宣諭。不從。因密商總兵李成梁。伏兵中固城。擊殺逞加奴。仰加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

西虜以兒鄧侵掠反商。挾索貢勅。十五年。那林孛羅引西虜萬餘騎。急攻把太寨。而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得歸。娶父妾溫姐。反攻反商。猛骨孛羅亦以母溫姐故。協謀我師往援。執溫姐。尋釋之。囚康古陸。胥命。而猛骨孛羅。爲北關迫脅。焚巢劫溫姐去。十六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搗卜寨。那林孛羅請降。總督侍郎顧養謙議。并釋康古陸。刑牲盟。聽兩關均勅。釋憾。會建州夷酋奴兒哈赤。與反商約婚。亦頗藉爲輔車。而奴酋方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十七年。竟予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

兵錄 卷之二十一  
失竝從征阿台。爲鄉導。歿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反商爭張海。固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愬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驟躋崇階。與南關埒。心固已騰踊。張矣。而反商酗酒好殺。衆不附。十九年。卜寨等陰令部夷賊商中道。南關止遣猛骨孛羅。則勢愈孤。又日與北關相構。怨頃之。奴兒哈赤計殺十寨。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軍。眎玉台。潛有併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酣于鬪。二十七年。猛骨孛羅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借兵。已因飛語激怒奴兒哈赤。反執猛酋

寨中。奴酋實心利其妻妾部落。外恐吾聲罪。廼僞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遂以私外母名殺之。邊更往詰。則以女許婚猛酋長子吾兒忽荅。二十九年。與那林孛羅補雙貢。而吾兒忽荅陽以撫養。旋羈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夷酋那林孛羅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則議徙寬奠新疆民六萬餘入內地。弃新疆爲甌脫。明年。奴兒哈赤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并爭入貢車價。三十六年。混南關勅項賞。明年。以萬騎築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

兵錄 卷之二十一  
彌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煖兔。折其謀。頃之。奴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張其哈喇佃子侵地。而伊塔江夷卜占吉。急走北關。四十一年。藉逋壻。與北關仇殺。益墾南關曠土。糾西虜宰煖二十四營。馳清河。始檄薊兵五千赴援。而奴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御史張濤初至。惑其謀。更以拒婚老女。并匿逋壻。爲北關罪。且許奴酋質子入關。亡何。奴兒哈赤已圍燒北關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撤兵。以負婚愆。明年。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叅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夷。四十三年。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兔。奴

兒哈赤勒兵南關。已竟寂然。四十六年四月。潛師突陷撫順。總兵張承胤等馳援。歿之。因賫蕃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起原任都御史楊鎬。以兵部侍郎經略。兼巡撫。七月。奴兒哈赤從鴉鶻關入。尅清河。唯叅將賀世賢縱擊。靉陽塞外。得級百五十四。而靉陽寬奠望風潰。賜經畧劍一。別以太常少卿周永春爲巡撫。都御史。九月。奴兒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蚩尤旗。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寨。特賜金幣。風勵之。四十七年二月。經畧侍郎楊鎬

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一軍從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撫順關趨瀋陽。一軍從鴨鶻關趨清河。一軍從晾馬佃趨寬奠。北關朝鮮各佐銳師。而我主帥不一。兼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遮擊。遂大潰。松血戰歿。宅帥馬林師。後期踵敗開原。僉事潘宗顏等竝歿之。總兵劉綎深入。尅十餘寨。後三日。以墮賊詐。中覆。亦陣歿。而帥清河路者李如桓。以撤回獨全。奴兒哈赤遂乘勝窺開鐵。圖搶金台。失寨。傳檄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城已被尅。羽書告急。

六月。從靜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上始超擢前御史熊廷弼代鎬。經畧。尋逮治鎬。而奴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尅鐵嶺。鐵嶺開原。爲遼重蔽。旣併陷賊。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息不屬。而奴酋乘勝縛宰賽。脅煖兔炒花爲助。廣布間諜內地。所在殘闕。目無堅城。可爲遼左心寒也。八月。經畧侍郎熊廷弼入遼。申軍令。方慰撫北關。爲犄角。奴兒哈赤佯攻遼瀋。綴我師。突引萬騎。連破金台。失及白羊骨寨。北關並歿。廷弼乃決策守遼陽。引水爲

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奴兒哈赤因往開鐵運  
取窖粟。以飽待饑。明年。給事中姚宗文閱邊。查訪北  
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孫。一配虜酋腦毛大之孫桑  
河兒寨。一配虜酋虎整兔憨。特給四千金。示優卹。用  
縻其意。而南關裔。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擊。  
風諸夷。經畧熊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回守瀋陽。逼  
賊穴。奴兒哈赤乃益連西虜。計令虜睨河西。誘我師  
疲極。乘其敝。每聲言入犯。第時引遊騎出沒。至發僞  
榜招降。詭侮無狀。廷弼奏激同仇滅賊。併請恩賞將  
士。同甘苦會。

汪仲子曰文武兩部一俗儒分  
烏通儒合烏能然難言矣我  
筆惊心鉛繫百千在氣消磨  
三寸管中笑眼日飽黃石倚談  
將軍血戰身幸正秋敗北悖  
來病臥山間遇花鳥嵐泉涉





社兄玉宣長卿先後唱和長幼  
奉一安軒其學不減司馬目  
中不可一此而玉宣風流蘊藉  
負文武材通儒也是集也意  
微逗其傀儡乎

社弟汪端五輯父謹跋

敘席鈴經

兵法之妙孫武子十三篇盡  
之矣其論奇權密機出入神  
鬼古今善談兵者蔑以加矣  
至宋許洞謂孫子之法奧而

精學者難於曉習因參以諸  
家雜說著為帛鈐經精粗巨  
細蒐撫靡遺志稱洞性踈雋  
勇習方矢擊刺長而折節勵  
學是書編著凡四載而後成

其用心勤渠若是孫子之後  
有是書其猶經籍之有注疏

乎

國家熙恬日久士大夫雜容文  
義亦曾六籍識韜鈴通自奴

商設難東陸淪棄於是矜帶  
之士始服鞞鞞而兵符劍術  
四座哆口皆是顧推轂頻仍  
未有以尺組繫奴頸致

闕下取黃金印如斗大者豈兵  
法有遺乎抑所以用法者未  
善乎古之名將市人可戰女  
子可陣牛可火雞可燃沙可  
囊竈可增可減何者是法何  
者非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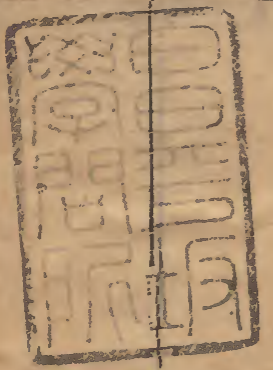
非可言語文字泥也。唐太宗  
問李靖曰：兵法孰為最深者？  
靖對曰：臣分為三等。使學者  
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  
三曰將法。將法則任人利器，  
是已。天地則以陰奪陽，以險  
攻易，是已。道則至微至深，易  
所云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  
者，顧法與道豈有二哉。泥之  
則法亦非悟之則道即在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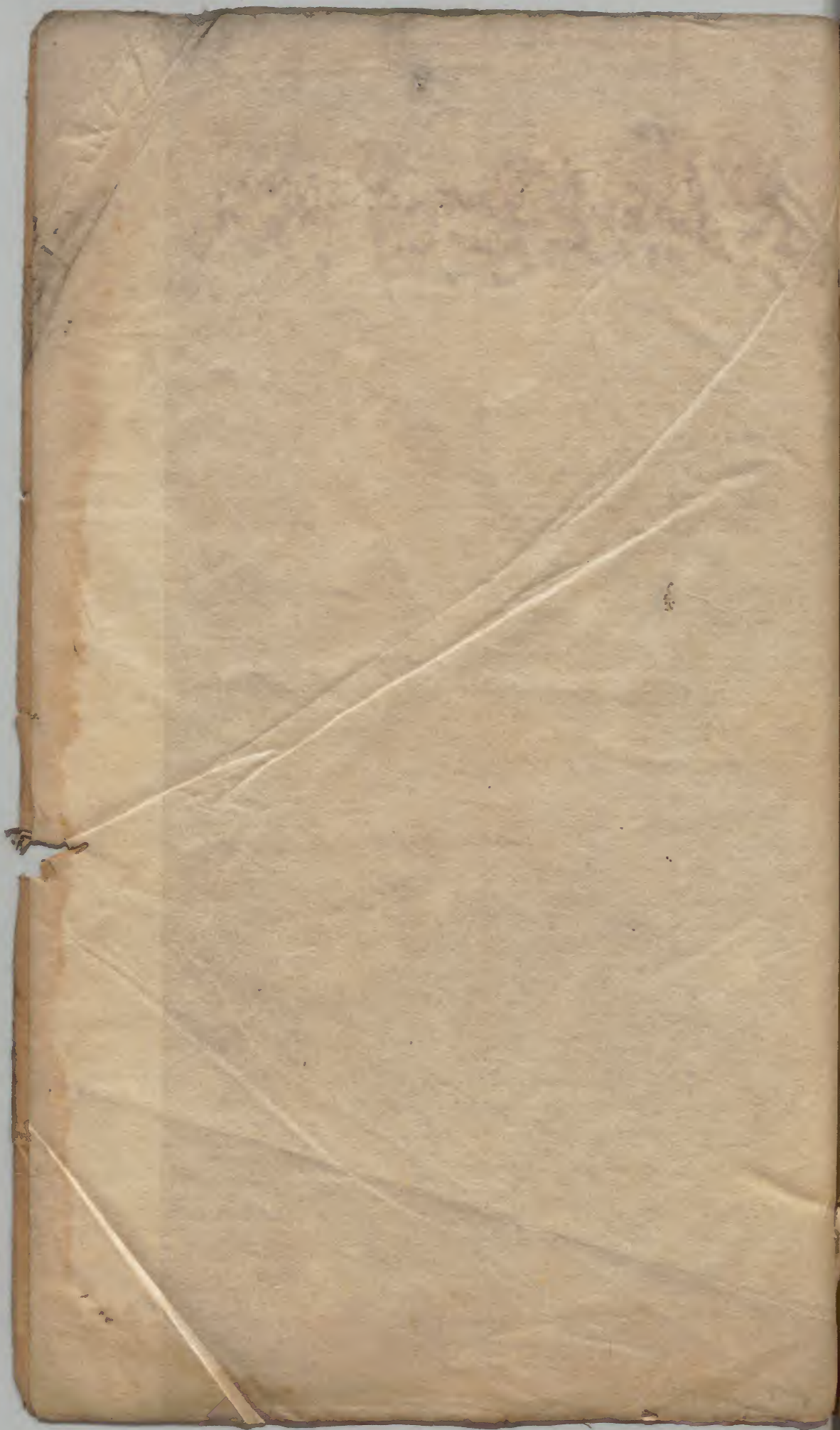
人贊孫子十三篇謂其約而  
得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  
大傳之流知此則知所以讀  
帛鈐經矣

吳省

天啓二年壬戌端陽月晉江

蘇茂相書於浙之壯猷堂





|                         |                             |                     |                     |                     |
|-------------------------|-----------------------------|---------------------|---------------------|---------------------|
| <p>大正十一年<br/>文部省印刷局</p> | <p>東京市立<br/>女子師範<br/>学校</p> | <p>昭和十一年<br/>五月</p> | <p>昭和十一年<br/>五月</p> | <p>昭和十一年<br/>五月</p> |
|-------------------------|-----------------------------|---------------------|---------------------|---------------------|

余  
五

